

蒙齋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桑名前修遺書

一

欣山文庫

3-5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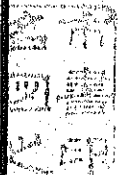
桑名前修遺書

蒙齋先生文集

遺書編纂取極所刊

桑名故教授蒙齋廣瀨先生墓表

君諱政典字以寧後有所避改仲謨號蒙齋稱臺八廣瀨氏世仕白河侯及後侯移封桑名徙為桑名人祖諱某考諱某妣成合氏君其季也性質直幼而好學寬政三年奉侯命入昌平齋舍是時侯新當國徵一時名儒致諸朝文學之盛號為中興君居齋數年學大進最以文章見稱其言曰有善讀一章一句者未有善讀一篇者文到善讀一篇而後可始與言則可見其造詣九年侯擢為馬廻兼學頭未幾遷兼教授其後雖歷任庶職教授仍如故故人唯知重其文章而已至其發于謀議見乎施為有濟用之才則人未必知也其知之在其邦人而知之之悉用之之至莫若侯之為最也其承間侍燕從容所言及屏人而語其事秘者皆不可知也其著于事蹟者曾入奉行所與聞國政矣議所不合雖大臣必執



以爲不可、不爲苟止而妄隨、曾奉命巡視房總沿海之地者再矣、是時、侯奉幕旨、修二州海備、其置斥侯、設屯戍、具船艦、備器械、儲糗糧、雖事係一方、其實天下之大計、而有取君之議、可以見其濟用之才、然君則以不能專意于教導、而負侯與學之意爲懼、請免入奉行所者數、久而許之、文政八年、進用人、任世子傅、先是往來江戶、凡二十次、至是以傳世子故、移家江戶、其年疾作、請致仕者數、十一年、不得已而許之、使政帥襲其祿、明年二月十日、沒于築地邸官舍、壽六十有二、葬深川靈岸寺內長專院、君自初仕三十餘年、歷事老侯、今侯、待今世子、其於老侯尤受恩遇、嘗命爲君起書樓于其家、君辭再三、侯曰、勿辭、樓成、製記、名以勿辭、親臨以賜、君沒時、老侯疾旣篤、訃聞震悼、左右皆爲之懼、可以見其遭遇始終之際矣、夫侯之賢、上下相與、忠厚惻怛、固雖出至性、而君非有

所以致之者、何以得此哉、嗚呼、可謂賢也已、君娶青木氏、生四男三女、長養正天、養浩、冒瀨川氏、重隆、冒青木氏、季即政帥、女一、天、二適人、文政十二年四月、阿波國學教官柴升撰、

蒙齋先生文集

成器前者以謂先生今在東都邸本館諸生不得親奉指引然如或得其文字所載以遵奉從事則亦無異乎手提而面命矣因請之先生先生可爲出其草稿以付成器成器與青木重威秋山勝鳴小野端駒井嶽分類繕寫得一百二十篇其榮使錄酬夢編有方錄使日光錄湯谷十日記轍轅錄諸編則別錄爲卷并藏于館庫其他靈山碑南湖記杖屏記等或刻鏤金石膾炙人口而未得其本者不下數十篇此亦與繼于今而作于後者侘日應復乞而錄之則後生小子其庶乎不失所表式矣文政戊子仲夏二十一日受業立教館教授片山成器謹識

環

蒙齋先生文集目次  
第一卷  
書牘  
與余語北門書  
與南湖大夫  
荅田君奇  
荅岡子言書  
復安井生  
復安井生  
三松卷序  
奉送芝蘭公子序  
牡丹記序

蒙齋先生文集目次

第一卷 書牘

荅不破子温 與余語北門書

與片山生書 與南湖大夫

荅南湖大夫 荅田君奇

荅田月堂 荅岡子言書

復山口元亭 復安井生

與安井生 復安井生

第二卷 序

雲游卷叙 三松卷序

會津舊事雜考序 奉送芝蘭公子序

從愛集序 牡丹記序

書畫帖序

送茶山先生序

送蘭花河合君序

農器便利論序

贈花亭岡本君序

賀井口壽山百歲序

白河古事考序

第三卷 記

尚齒會記

記作蘿蔔飯方爲月堂

觀魚亭記

古琵琶記

世々之姿序

雲湖詩卷序

賜四明翁乞老設宴序

洗眸百絕序

送黑瀧倅師序

送本莊星溪序

六圓館記

浴恩園諸記

不思議丸記

南山樓記

壯丹園記

敬簡堂記

烏峰觀月記

第四卷 記

七易齋記

棚墟記

猶香園記

曬錦亭記

一文字石記

廉塾記

游墨水記

第五卷 題跋

十萬張弓記

登丹波館記

願山亭記

游望嶽口記

山水樓記

對嶽堂畫記

三向樓記

背旗記

紙鶴記

高鍋山記

書一賞三適後 跋窮玄掌覽

書井松卿詩後 書畫帖跋

題鄉賢卷 題雙鶴圖

題棕軒阿部公書岳陽樓記後

書河合蘭花君詠蘭集句後 跋鳩巢先生真蹟後

書琉球筆談後 松竹菊三卿詩卷跋

題書畫後 題芋圖

題南湖詩歌碑 川邊八幡古文書跋

片山生詩卷跋 題松窩所藏詩卷

書月堂所饋月餅

題豐公小堀遠州吉川惟足書卷

題岩城文書後 跋養老遊記

題藤樹翁致良知三大字後

題金城仁說後 跋星文良甲子山水圖

書中秋詩稿後

跋月僊墨竹以贈松山大夫菅南臺

題月瀨詩藁 題古器物圖後

書部山石記後 為冠山老公題女公子遺墨

題仲遷所寄石川瀑圖奉呈翠關致仕大夫

書第六卷 論說贊傳雜著

高祖光武優劣論 高祖論

銑字說 任齋說

翠關說 武侯贊

獼猴捕蟲圖贊 孝婦傳

錄田將監小傳

自答

第七卷

碑銘碑陰墓表

鹿島浮屠碑

前田川瀧堰碑

致仕大夫三輪君碑陰

執政吉村君碑陰

常松元貫墓表

筆銘并序

五靈硯銘

感忠銘

鐘銘并序

祭栗山先生文

蒙齋先生文集目次終

話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桑名 秋山 斷 校

書牘

荅不破子温

典啓山中辱書教讀畢復始字友皆清結蓋漠然之氣如白雲落  
紙綰結成字者使人恐俄頃間消散無跡一誦高作真如地仙之  
境界其高不可及何拙和之跋但吹萬不同瓦釜亦鳴錄呈拙詩  
然極耻惡詩不足爲清境誦之聞敬卿子諒亦日唱酬泉石之奇  
異風雲之變態恐已爲諸君言盡請爲致意微留其餘以貽後人  
不識還日幾何企踵不已謹復  
與余語北門書  
今日復得秋暑常歲所不多有今年頻遇之但王事無鹽不暇游



放山巔水涯平生曳杖之處時來入夢寐耳昨高堂集會一諧將  
赴兒子呱呱前襟後裾攀援不置相擁以臥遂入睡鄉講習之樂  
與周公同之不復覺得違約之罪於臺下半夜惺然駭覺所賴者  
臺下江海之量能容物而恕之不敢設飾詞訴以情實萬期面盡

與片山生書

向者辱書字未作報尋復得書及見示近詩報悚何止承足下因  
得家書領僕近况見足下厚於僕而益耻僕之懶鈴生南上相逢  
爲歡空谷足音綢繆宜然也中秋之雨重陽之晴南北不異但所  
異者北地無足下之詩耳

公家稱足下之詩容口不置足下詩格調共進一韻擊節樂以忘  
憂

公家固具眼能知人請益致力僕雙日那朝隻日上學獨以夜間

讀書氣力疲倦記性亦弛雖有壯心亦猶老驥在櫪畢竟不得成  
事足下少壯宜於今時鞭策並加股鑑在僕不具

與南湖大夫

市隱亭佳什展拆一誦金石共響近來寓目高閣中未見淨練如  
此者古人云登高作賦大夫之才如臺下才高識偉何必見之於  
登高之後詰且見久生江戶牡丹詩亦文字稍熟整因竊歎本  
藩作家比肩而立文事之盛不惟他侯邦不可比而可以誇後世  
也南湖雅曲爲月堂請敢煩揮染更又轉致竹所契背旗小記嘗  
奉誨近得閑日將即起草未詳其事由之始末乞見具示近文三  
篇附上穢覽未別具草底覽後幸速投還頃者柴氏兄弟致栗山  
先生年譜家世紀聞先塋碑記三本讀之以詳栗山先生終身之  
事業待墓表草成而後亦呈覽寒近日嚴爲國保齋是祈十二月

十有四日、

附啓、近讀司馬公傳家集、賢相之態度、想像歎服、竊望臺下、宜以期待、敢言鄙感、以犯高明、然亦爲知己耳、乞不罪、

荅南湖大夫

雪色照園樹、不恨開花之晚、鶯喉爲之嚙結、固知物不可兼美、栗山先生墓表草案已成、昨供

公家覽、即謹呈先塋記、年譜、家世紀聞三冊、省之足以盡先生終身、然覺逸事亦多、如墓表待下還、重呈之、不具、

荅田君奇

昨忝墨誨、首春猶寒、鶯舌未滑、動履佳勝、以慰思渴、松卿詩實如月旦、其才其病、可謂兩奇絕也、其才不唯於詩、可能見之、其讀國史、論典故、博涉浹覽、比之於病前、其所得者、更加幾許等、恨不使

兄親見而面聽之、至如鄙跋、則村野夫子常語、妄假稱譽、顏爲之發赤、謹閱高文、敢述鄙見、不識葑靡之下體、有一二可取否、世人動稱曰、事務繁積、無暇著作、今之仕而居劇者、莫如於兄之徒、而文辭益進如是、正使人無所諉避、僕約南湖大夫竹所西坡木圭諸盟、平生筆簡戲謔、亦用漢牘、是以諸盟大進、是當與兄之事併論也、故言及之、不悉、

荅田月堂

得本月十六日書、以審清履康寧、聞松卿詩及鄙文、經公清覽、蒙林祭酒品藻、實荷弟吹舉、如松卿詩、筆力豪壯、氣岸崢嶸、固足當其賞揚、如僕文詞、燕陋醜拙、內省深耻、雖然林祭酒天下儒宗、一字華袞、僕爲榮何復加之、古人已歎知己之難得、如僕於君則已辱

公之恩渥、於先達則蒙林公栗山諸名勝許可、於友朋則得月堂諸盟之不鄙、不知僕有何所能而得此天幸也、欲言之則近諛、欲默之則不可唯當、向知心之人而以說肺腸耳、忝見賀榮遷、實以不世之寵擢、只恐才不稱其職、蜉蝣負太山、何得能移尺寸、赧悞併至、請憐察焉、

答岡子言書

水滸人

停午退食、采雲在案、就以開拆、字々風流、使人忘君名在吏籍、閱高堂小圖、花竹繞圍、茅覆蕭然、向此中着簿書、似不甚稱、然那吏非如足下讀書人、則何使斯民得蘇焉、是以知大滸明公爲足下謀者失、而爲斯民謀者得也、苟爲斯民謀者已得、則爲足下那吏謀者、亦不爲失也、吾知足下必不悔、人氣平心虛、事務紛集、亦猶能處分得當、足下當閑靜時、不用飲食叢雜之娛、而寓心於筆翰

清雅之域、乃知是亦足下爲斯民謀之一端也、客冬奉尺一、至今稽報、請不罪、所寄之白扇、三年前揮寫反還、以爲已達、何圖致浮沈、今方探樊篋得一扇、寫舊詩謹以呈之、寄題茅樓佳什、灑落清澹、非復官途人之口氣、以見其與高堂小景相上下也、僕本一介儒生、職不出學館、將以是終身、不意誤蒙拔擢、進秩步兵隊長、入參政府、染指於小藩、彝鼎同僚朋友賀以爲不次之遷、今臨書字、不得不聞、回便報急、裁謝艸々、不罪々々、

復山口元亭

領本月初七日書、以審近狀、子謝二書皆不報、君子一結交、但貴志之不變、書札來往、疏數有時、致然、何間之以下交之深淺、然足下嘗言、患眼爲妨作書、後不得消耗者半年餘、予疑以爲無乃足下眼未瘡乎、或不唯無瘡而更得無加乎、故發書二回耳、心思之

日不置、今得來書、知其復常勤業、我心之去、愁累猶足、下疴眼中赤之日也、足下云、閏四月、買舟于關宿、以到江戶、然不知有何故而南行、如爲逐師、尋友求學、則言必及此、今其不告者、或不心之所樂者也、序利根舟行之景、以見示、以爲山水之娛、勝都人士女之豪華乎、予亦嘗詣江戶、冬月由此路、無月暗夜、所見則全無、而所聞則舳舻輶々、與同舟人之言語耳、乃露臥蓬外、手足龜縮、霜威迫人、寒冷不可言、至鴻臺、夜始明矣、赭崖峭立、松栢桓々、帶川繞野、數十里間、地勢無與、是可相對者、如擁萬衆、以據之、雖北條氏何能爲之、我視以歎、里見氏之陋也、唯有此觀、舟行之樂、不曠也、今方讀足下之書、當時侵寒之苦、已謝、而追想十年前之樂、藹然又發、而又恨不與足下共其行也、副啓所云、書齋額字、敢不敬承、然予書字之拙、足下蓋未知也、予每作字、輒自耻其拙、况於人

趣

觀之乎、然久欲學之、若幸進步、則假令不微、亦請敢自作、但非二三年間用力之所能得也、來詩反復誦吟不置、文字平穩、意暢通暢、真可喜也、一二次韻奉復、幸賜是正、

復安井生

本月四日、成田伯溫書達焉、拆封得足下書、僕於足下、始未嘗相知、去歲伯溫來、出示足下文章、讀之見足下所蘊蓄、喜其文之句穩字順、有古作者風、若學而不倦、知必有所至、故有與伯溫所語者、不圖伯溫還、以是告足下、足下不以僕月旦爲失、乃許僕以知己之目、謀僕以聖人之道、讀書之方、兼又及作文之事、僕復因其書、以見其志之銳、好之篤、收功必速、造詣將深矣、僕之於學、雖不爲無志、知暗識淺、見聖人之學、博道弘、茫然不得知津涯所在、然猶不自量力之不足、欲強而不息也、故足下之所望於僕、人雖所

不能自處、而喜足下忝爲之枉問、而切礎也、足下書曰、欽程朱之書、其深且切、聖人之道固在此、然於其訓詁援引之間、則亦未謂無可議者、僕謂其在達者、則所見固當然、雖程朱、其所以講究不休、終身求益于人者、蓋以未爲自是其說、而無所復加焉、是以有程先生所取、而朱子不從、朱子初年所是、而後復改者、苟使程朱不死、則今之所存、烏知猶不在改中也、夫經籍者、天下之公書、非程朱之所私、而程朱固不私矣、足下說應是也、雖然程子嘗曰、堂上之人、能辨堂下之是非、苟學非出于程朱之右、則其指歸不可得果當其竅、而無繆也、然是猶曰、膚末耳、至于性命道德之要義者、講明已盡、無有餘蘊、雖聖人復興、亦將領而曰、得之、誰敢置異論于其間哉、近世善言而非程朱者、莫如於仁齋徂徠、然天下弗以其非爲是、而反取其被非之是、而以爲是、程朱之難間如是乎、

如僕素因程朱之說、而知聖人之道、因知聖人之道、而益篤信程朱之說、寧從程朱、而致註誤、不欲負程朱而有得也、如幸終身勉學、間有進、差肩於程朱、諦視其是非、或有似足下之論哉、然是不可知也、如其曰、去注讀本文、則朱子亦固既言之、應大益於學者、或廣採古今群儒之說、而考之、或直就本文而熟讀之、其事非一途、欲要之程朱規矩、學必有得、而不失其正也、如其曰、文不徒就言語上講究、當一々反窮之於吾心、何則、吾心即聖賢之心、吾身即聖賢之身、而其所說之理、即吾心之理云々、其說以道文爲一、則僕已服矣、吾心即聖賢之心、以下、頗似傷痛快、若學間成就、優入聖域者言之、則可矣、在賢人以下地位、何遽得成此說、况身不免于下等、心胸挾雜私欲、粹然自許、指斯心爲聖賢之心、指斯理爲吾心之理、則必走於簡易率直、以爲自得、而無涵養周詳許

多之味、若一躓焉、則陷入新建之學、危矣哉、今之學者、無志者則已、苟有志則大抵多急功好高、不欲逐序而進、故有此病、足下齒富才氣豪、已有此資質、如取正路而驚焉、固在躓躓者不及、請處心於寬洪正大之地、從格物窮理之序、循程朱之指導、泝洄之源流、無恃已力、無挾已能、唯經旨是窮、道理是求、當緣經得道、莫以已解經、而無得焉者、吾不信也、僕於貴藩士、知掘江渡部二子、蓋皆年長於足下、經學文章、卓然爲一老成矣、意足下平居必周旋切磋、不知二子所見、與足下何如、必將有異者、若舉僕說示之、二子賜麗澤、其異同間、不有補於足下、則必有益于僕也、僕於朋友、每遷信而後或不能繼、此僕之病、欲矯而不能、今於足下始交之日、不覺婆心復動、是以言至過深、雖然是不唯所以交于足下者而致然、乃所以交伯温、女女常厚待足下、而欲玉成、故僕亦致

過深也、足下所謂知己者、不可徒效少年之態、以意氣相投而相許、非道得志合、則不欲當足下之呼、請待再賜答書、而將定名之爲、不具敬白、

與安井生

安井君足下、鄉者二回通書簡、究論道義、我雖有少挫折之、其言愷悌、未見有剛愎之氣、可謂君子之交、可庶幾矣、是以欲益結交之深也、雖然、僕之知足下也、始于見文字、思年齒之壯、才氣之敏、有待於他日、而未嘗論談反覆究極底蘊也、蓋得于道而出于文、譬如覆水于高屋之上、流注四散、所可多者多、所可少者少、自然沾濕不勞筋力也、學于文而伺于道、譬如登山履險阻、足力疲辱、困顛窘阨、而收功甚寡也、然求道而不學文、則過門牆之外而不窺堂室之奧、不見其刻畫雕鏤障壁精細之飾、不齧而食之、不

知膏粱之至味、身體肥養之深也。學文而不本於道，則雖日出數千言，如油炙車駁、風出橐籥，亦何異俳優多言解頤、絕倒終日聽之無益于德？故予之作文章，其於議論，則常欲求仁義之途，踏聖賢之跡，存正大之氣，行誠實之心。於叙事，則語氣從容，遠離鄙倍，不傷乎過求物情，不失于裝飾失實。過求則使氣迫，裝飾則使事闕。故予作文，稿成置之坐右，顧而思之，必字句法有古人之不可言者，挾雜焉，或援筆抹之，或改換之，竭吾力者已至矣。而後復求之朋友，其指擿之當，固從而不吝，不當亦猶存之，求朋友者已至矣。而後復求之古人，靜坐清心，朗誦古文，每一篇至數十遍，必視其詞語勻停，命意雅正，字句脩明，而篇章渾成。如此者數日，必編法有古文之未可作挾雜焉，即痛改之。而後我爲盡力也。而雖文有功拙，乃無耻于心也。練磨至此者，每鮮矣。未慊于心，而示人者

常多矣。是輕浮之資與速成之私害之也。今呈舊文五篇，於僕之文頗練者也。若幸熟讀之，則僕心腸悉顯露，無所別藏。世人之結交，見其面聞其語，累月歷年，而後僅爲知心也。如僕則不然，苟人讀此文，則即能知僕矣。而道之所存亦見焉。雖積歲月在一堂，無復所更見也。欲聞足下平生於文所費之工夫，故畷及此。頓首

復安井生

郵亭致四月書，稽遲不報。梅天歛陰，暑光方赫，文侯壯寧爲慰。前者所寄鄙文，簽記詳悉，一々指示疵瑕，深服感荷。或有即改，或有思而未改，要皆爲之加精練，非出足下之友益而何也。僕嘗歎近世風習偷薄，能熟讀經書，而深味道腴者鮮矣。况有熟讀韓歐之文，程朱之言，而識羽翼古經之有益者乎。况有熟讀朋友之文字

爬梳剔刮、纖芥必講、使其心得於聖道、而辭脩於古言者乎、求之久矣、而未見其人、則竟無得其人乎、今而不圖得足下、僕之所久求、足下其人也乎、僕雖貌老年傾、欲有進于道之志、則獨未老也、今視世之有才思而年猶壯者、多自許大過、而不切于進益、怠棄亦隨、志之衰老、有甚於僕之年齒矣、嗚呼、可惜乎、足下能出滄海流輩之中、進取文章道德、志氣之壯且實、如弓之力勁而箭奔疾、川之源遠而流不休、得高文十餘篇、讀之而益信足下所見之實、文中有於鄙見所爲未安、即傍注奉還、亦非欲必後而即改、特以欲虛心平氣熟思、而有所擇焉、僕嘗謂、以汗下之質、學聖人之言、非一人之力所當能到、待朋友之益、以極精微、決是非、就公論而求其正、而後或獲也、如護園諸儒、雖有出群之徒、師道失法、矜持殊甚、詆々扞人、於是所謂道者已失矣、而文辭亦不得其是、僕以

從

是爲股鑿、足下以爲如何、近文有數篇、欲錄呈請指擿、側欠謄寫者、手錄止一篇、餘俟後信、不備、六月十一日、  
於大藩文儒、鈴木君最爲舊、近欠書疏、請面次致音爲幸、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桑名 秋山 斷入校

雲游卷叙

釣江湖者、細綸芳餌、以乘舴艋、相深淵、徐々而投之、於是青鬃紅尾、錦鬣雪鱗之儔、形象萬殊、駢首銜尾、爭趨而食之、是其得魚之道也、夫世之有求于人者、無得於釣漁之道、則其為獲不多、而以術成之者、則陋矣、古之人或懸黃金為鈎、或列酒樽為餌、以招四方之賢、然志名高者、固以此為不潔、不肯昭也、故雖以王侯不能多致也、安子直家在白河下邑、每有文墨之士訪其家者、詩若國雅、請其所長、以求手墨、因綴朱欄紙為卷、以待焉、夫白河之於輿、寔其咽吭、天下之東轅、而驅者、未嘗不徑、而與之松洲、羽之象瀉、

則天下名山水皆讓其甲而相挹者也。彼文人有登覽之好者，平居浸淫，而其游欲防于斯。子直爲東道之主，迎而送之，則松洲象瀉已爲其芳餌矣。其所獲，篇積章累者，將非經久也。予書其卷首以倡之，亦似爲子直糾綸作鈞，欲加獲之多者乎。

### 三松卷序

壬戌暮秋，湖月亭成矣。

公駕往而過之，湖山秀色，媚人勸酒，有白板盤盛菜，公捫之，且呼川柳翁曰：『是可以爲扁也。』孤爲汝題數字，汝亭命名何如？謹對曰：『庭有三松，未得所以名。』

公即書以三松字，女畫高古而猷勁，翁逡巡奉謝退，遂顏其室，使善畫者三人，貌其松各一株，又題詩及和歌者各三人，以華其榮。夫翁之於松，其植三株而求詩歌及画之三者偶然而已，是蓋天

所予翁之數也。翁家世以三字爲服文，姓又爲川氏，川橫見之即三矣。人之生于世，多中年夭折，而不得保遐齡者，而翁則壽而壯也。壽而壯者，世偶有之，而多不遇于時者，而翁則終始其寵榮也。壽而壯而終始其寵榮者，世偶有之，而多子孫不繁滋者，而翁則有子三人，有孫九人，羅列目前也。是旣其所得于三，而又有將得世之者，始以良有司，掌國財用，以事三世之君。君今則乞老就閑，以風流清賞娛樂，我又見其二變也。將必繼之一變，仙骨神相，不復塵世之人，見彼三松之榮枯，壽艾至不可算矣。然則我不知翁自此而往，可更得幾多三數也。然其松也，三之尤著，且數之所始也。予不善于詩画歌之三者，故猶爲之序，得三百餘言。

### 會津舊事雜考序

會津之於奧、大鎮也、檢之載藉、古蹟也、察之地形險要也、古昔王綱開張、制度整理、每州必置府、而屬府之邑、皆拱而環焉、奧之爲州、廣且大、以一州地居天下五分之一、而會津別爲一都會、故名雖非府、其實統屬大乎他之爲州也、於是達官高族賢明仁知之人、接踵受任焉、遺風之所本、微惡之所由、文獻之蹤跡、鐘鼎碑記之欸識、名祠巨剎之興廢、常衆多于他州、可以傳于後世而供好古之覽者、顧當其時、不可勝數也、但前世之述不備、後人之考索不至、則凡事之可以喜、可以愕、可以鑑而戒者、霧散颺沒、開國數千歲後、若乎將如草昧之日、是有志之士所常慨以慷也、向井翁生于隸隳之餘、收四郡興廢之佚事、編集以成、其三百年間、其事近矣、多證而可知者、使人閱之、瞭々如親在其世、俯仰以見之、推上其上、則採錄董女無幾也、蓋事蹟泯沒、翁雖好古、其如之何

矣、嗚乎、翁之前一二百年、又有一向井翁、以錄其事、泝至無窮、則巋然邦家之典型、足爲後世之徵矣、失之既往、不可復追也、無之續將來、則可深恨也、向井翁已創之于上、若有體裁森嚴、續爲一著述、我儕後人以爲悅、而翁之靈亦將含笑于地下也、會津之俗固重學、文士並肩而立、豈無其人乎、將聞有續錄者也、翁之孫子采、仕在吾藩、家久失其書、玉生伯貞與田村翁有舊、子采因得介以借、手自繕寫、使子序之、田村翁會津人、好古不倦、亦向井翁之流云、享和癸亥四月

奉送

芝蘭公子序

天下後世之於諸葛武侯、不惟學者而重之、雖婦人小子咸知其

忠誠仁義稀世之偉人也。實使誦其言、懷其事、覩觀流涕、感慨奮發、有不可已者。嗚呼！武侯何以取愛敬于百世之下？海嶽之外而能爾也乎？不識因何人爲師、以何友爲輔、據何術爲方、執何心爲道、而以能得至于此也。其所以成者不可知、而其所由詣者乃可知也。曰靜也、曰學也、以靜居學、擴胸襟、致濶大、清厚寧重、知識精明、納天下於方寸、而萬物春養、決利害於雙眸、而利刀破竹、二十有七年在草廬、所學以得者、取於心而措於事、非有所求于外而足之耳。予陪（此處文字模糊）公子讀書五閱月、窈辱知遇、講論經史、商榷古今、以拙陋言當蒞非之下體、或時忝（此處文字模糊）收攝焉。今（此處文字模糊）公子將南歸、予狂愚不遜、敢復進言、予見（此處文字模糊）公子之爲公子之日、猶武侯在草廬之年也、苟能力學而有得焉、

盛大茂都、不難于爲武侯、雖或超軼、其孰能禁之、

從愛集序

澤大夫其字曰竹卿、其室曰竹所、字吾

公所嘗命室即所自呼也、大夫平居愛竹不休、采輯古人詩及竹者爲若干卷、名曰從愛集、昔東坡爲文與可記其墨君堂、戲以我室爲此君之別館、予亦謂此集爲此君之物色、後漢光武初賤與嚴子陵交、及立爲帝、欲召故人同享其樂、子陵隱匿不出、光武爲之物色以求天下、普至海隅、可謂其於故人懇切親厚也、今大夫於竹愛之不翅故人、清晨美日、得閑之頃、必對之以解顏、或舉杯賦詩、羨茗迎客、家園所栽、已多且美、何爲復物色、豈又欲賴古人所言、極其形容之詳悉哉、蓋大夫愛之、其愛欲公而不欲私、以天下所愛之、愛之至也、以天下所觀之、觀之廣也、愛能及物、則

物與我相通、不能及物、則物與我乖離、又雖及於物、而其所施偏、則所知者少、而所不知者多、有風雲、有月露、有晴雨、皆客、而竹主也、主爲客點裝、形象萬殊、枝々而愛之、至竿則私也、竿々而愛之、至林則私也、林々而愛之、至天下則私也、如夫一人一詩所觀、猶見人之一支半面、聞人之片言隻語、何足盡其姿態、丰采、賢愚得失、終身之全哉、此集之成也、乃知大夫愛之周偏、窮知物性之悉矣、方今大夫職能進退人材、愛憎遠及其於物、用心如是、則其於人者亦可知、故讀此集者、必已知此君物色之詳、而又能知大夫用心之微矣、

牡丹記序

夫雖以一草一木之微眇、有據其樹植栽培灌溉滋長之間、而可見其人之賢愚得失者也、以其始樹植灌溉之人爲我祖先、繼承

其志、使後人可想其物、則亦可因以知爲子爲孫者之賢愚得失也、我

先公在封桑名、君賢于上、大夫良于下、地近於京洛、國富於魚鹽、氣俗和衷、人心穩雅、無鄙野鹿厲之態、無儉薄拘束之度、是以諸大夫退政堂後、或從容園庭、或游覽山水、以消餘閑、而清襟懷焉、而大夫與平君園生紫牡丹之異種、分播苗孽、遂入

宸賞不已、賜御名以標異之、嗚呼大夫何以愛養草木、使天

地間未嘗生之異種、能生數畝之園、夫數畝之於天地、大海之一泡也、然至於生異種、則天地不若乎數畝、是非天地之不若、蓋大夫風流雅尚、自使之然也、宜乎一時文士喜記其事、以傳之、今之大夫君爲其子孫、承其後、見諸其記文、恨遺種之不存、使方今好

文之士更繼述足相徵之其色香之殊特者今雖不可見  
宸賞譬如如是矣則其為花中之上班已可知也古大夫之賢又以  
是物而可知也復使其事可繼傳於後世則今大夫之賢不慚於  
其為子孫亦可知也然則牡丹遺苗雖萎絕已久使其事及大夫  
家世賢名併傳以至不朽可謂花神猶不死也是為序

書面帖序

夫物之集者眾則其類不同者必多其類不同者必多則其勢必  
至于輝映煥發有文章光彩夫赤固非不美駢之於白其美逾章  
黃固非不美僵之於青其美逾顯錦綺纂組非獨幽雙縷杜曲  
川非片石涓水故致物欲多非徒以誇人不如是則不足自娛也  
藤伯鵠老而好文求之於古而不足又求之於今詩歌書畫苟有  
能者請而得之哀集累幅帖而藏之以當閑居之觀矣人老而養

其性子能幹其盡則不開其家政而可况世之是非紛華不係于  
已者乎然耳未聾也目未瞶也物來交于吾前我不得不與之應  
接人雖聰明不能聽兩事而視兩物伯鵠之於此卷可為得能聾  
能瞶之具寧靜愉怡以至壽父者其必於此有得矣予借觀此卷  
而喜之適為之作序

世女之姿序

天下有用之文字莫要於紀事雖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曆存傳  
數百十年後好古君子有考取徵焉不然詞華穠郁絢彩燦爛剪  
玉綴錦亦復何用之待吾儕書生平素孤燈寒釭矻矻從事於筆  
研老死於虛文豈可不耻哉致仕大夫服部君弱冠既有著述之  
志而又有見於此也凡耳目之所接經歷之所由自官府私室贈  
答之文字以及親朋宴會從容談笑四方傳聞之語言必書焉而

收之、聞政幹蠱、端緒襟聚、在他人則閣筆束手、茫洋所不能辨、而君獨綽然有餘裕、蓋五十年一日也、而卷帙重大、殆致等身之富、名曰世之姿、惜哉罹災失十四五、其幸存者、置之座右、繕寫補緝、致仕後自號曰日記老人、蓋以其有此著述也、書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君今雖就閑處、老固一藩之老成、名官選職、高車寶馬、劍佩鏘然、出入政堂者、非子則孫、非族則戚也、而又貽典刑於此書矣、夫人情之於古昔、愈古愈尚、我烏知後人不以此爲金科玉條乎、君子孫防蠹除濕、芸筒藥帙、勿以尋常、手澤視之。

送茶山先生序

予久聞山陽有茶山先生、躬有德以能詩、而欲隱于世者也、而我聞其德、不嘗通文書、有所聞遺、先生豈無以我爲怠而無志乎、而我西遊寓先生五日、先生收我款懇如故人、乃知不詰我以怠而

無志也、予尋就官、上有君長、下有妻孥、進與諸生講業、退獨脩我文、惟恐奔走日用而力不給也、故以二十年間、而通音信者、不過五六次、先生豈無以我爲鹿而無禮者乎、而予來江戶、先生既先在藩邸、我往入拜、先生收我、飲酒綢繆、乃知不問我以鹿而無禮也、我之於江戶、去之已久、而今偶復來、則朋友故人、或有數歲而相見、乃不得盡捨官事之餘力、專之於先生也、故以一年頃而冒間談宴者、不過五六次、先生豈無以我爲簡而薄情者乎、而先生今將與我別、惘々之情、發於言面、乃知不責我以簡而薄情也、我於是乎、見先生待物之弘、而知非獨私於我也、是其世之所以稱有德也歟、然則先生之詩何如也、先生之詩固高矣、而其成之也、其亦與遇人者同其道乎、及命意之初、養之於溫柔敦厚之地、行之於平正寬恕之途、雜之耳聞目見之實、其能博容而有養、猶我

始見時乎、及其得句、自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品彙、以至古今賢達官人野老閨婦孽女之悲忻、咸寫其物之自爾、欲其字必順、其言藹如、其能不棄物、猶我再相見時乎、及其成章、忘有絕人之才、老成之德、日就朋友相質、陶之恐金之搯沙、口之要玉之在璞、其已成、如有所不足、猶我今將別時乎、先生之於詩、已猶是也、夫有斯二者、是以交道之所以日廣、名望之所以日遠也、故其在山陽、播紳之東西行、莫不必過而禮於其廬者也、十年前、嘗游在江戶、僅數月間耳、忻而慕之、費而見之、其人之衆、不翅其嘗過而禮者之多也、而去年又再入江戶、留以至今、今年、月將周、四方人士、聞而喜之、見而識之、爭趨下風、欲以求詩、辱其知者、又多於前日之多也、先生其雖欲無聞得乎、文化十二年乙亥二月、

雲湖詩卷序

越之雲湖、非湖也、田也、湖云者、存古也、紀官川氏之功也、享保而上猶湖也、周回二十里、窪然蓄水、魚介所宅也、官川氏之祖、相以爲是可枯以田也、畚鍤雲簇、決之注於海、一夕而澗、是得地之勢、而協民之欲也、年歛一萬七千石、田井々如局之面、而四十餘村、稀密相錯、如下手之始、是艱食、就業而生於餘澗也、其毛之者、皆之蕪藻、葑蕪、而今之稻粱禾黍也、晝耕而夜讀書、長於此里、同憂樂於斯人者、子孫之繼承祖德也、地宜松柏、長幹造天、遇風則聲、得月則明、擊者鳴、其祖功也、明者昭、其先業也、家藏、侯公之寶跡、輯四方之題什、命其卷曰雲湖詩卷、是寓之於文字、而張其遺榮也、請而序之、不華、夸當今而欲戒、告之後也、請者祿齋也、官川氏之後也、序者蒙齋也、白河之儒人也、文化乙亥暮春初六識、



送蘭花河合君序

府朝草創時、英邁卓茂之士、應優得千萬之祿、高位衆庶之上、而不享焉、或潛伏大都喧市之間、或隱遁山川幽遐之地、如荒木村、重石川文山、是也、鄙凡庸劣、進無所爲于時、退無所得于躬、玉冠寶衣、膏粱甘脆、恣逸樂于今日者、莫異闕闕有爲之士、不辭豐祿、茂秩、以終始其身者之子孫也、材器有餘於受祿、而不受者、雖其養或乏、子孫無所享其名、則清也、受而持其榮、傳而非其貪者、雖於其躬固不爲汗、然子孫生不肖之子、功名不足當其後、而猶奉之躬、其養每有餘、而其意則可耻焉、其道等于先祖、承厚祿美爵、奉養不乏、而聞其名亦不耻者、在今時、姬城大夫蘭花河合君其人、君之先以門地闕闕、奉命佐藩先侯、遂爲其大夫、君爲其後、勃其政、練達事務、措置益民者甚多、予入江戶、聞人物品藻、以君

爲大夫之領秀、君與我雖不同藩、君爲大夫、我爲士、以官則不可以友、以文則同門、又同好、是以結交、則見其德之謙而好文之深也、君語我曰、姬城淫霖、亘月堤防決壞、田野被水、大傷禾稼、我將往救斯民、君嘗與其民謀、創建倉廩、蓄積米粟、約束審備、固無遺策、但民寡知、循其謀者頗多、不聽者猶在、今往而發之、民忘年之歉矣、然後始聽者益勤於後、不聽者將悔于前也、勤與悔相待、拳國蓄積、逐年愈益備焉、夫示法度之可據、以待民心之自歸、不責成於速、而強同於衆者、是其君之所爲政乎、宜矣、民心服而事必成也、如使其先潛伏隱遁、雖今有君賢、其政不得有施、其養不得有享、獨得清其名耳、故使知祖先不辭祿之悅者、君之賢也、使知祖先之不辭祿而子孫生不肖子之可耻、亦君之賢也、予與君交也淺、猶惜別之老草、况姬城之民、生其地、戴其經綸、以經別之久、

遭喚飢之急乎，予於斯行，益知欲見其不耻之實也。

賜四明翁乞老設宴序

士少而出仕，老而致事，生當升平無事之時，從容掛讓，立人本朝，竭能盡職，得時奉身以退，其出處不愆於古人矣。昔韓文公送楊巨源序，以爲其意同於二疏，蓋稱其能遭榮而樂志也。備藩四明，井上翁以其學篤，伴讀世子，秩進俸豐，青年及白首，而辭官就閑，公家以待翁之祿，而待其子孫，又歲不絕其賜，以優養老酒茶之資，嗚呼！翁遭遇之渥，世所希見也。翁以自後十日，設筵延客，開張二疏之圖，擊鮮置酒於其前，比榮於古矣。門生故友，序進爲壽，威儀秩々，形色愉々，已而酌無算爵，寬其禮數，而醉者醒者，笑者語者，鸞々鷗々，親疏少長，各々相朋，升婆婆之影於窓牖，而滯吟哦之聲於齒牙，然二疏與楊巨源，去年七十，翁今八十，我雖不知

翁之欲辭，在幾多年前，聞之亦已久矣。其後二疏者跡，而先二疏者心也，而抑亦有由也。備藩法，上可以罷，下不得以請，是以翁差其心於跡也。翁豈可以跡論其前後乎？人苟力學得如翁，躬行寡過，得如翁，得君保壽，進退以道，得如翁，則皆其所欲也。漢以四百年有二疏，唐以三百年有一楊，豈得多有翁乎？我政治風俗，士大夫廉退儒雅，不出於漢唐之下，宜嘗有其人，而久不得之。至于今日，始得見之於翁，斯宴也，非一家之歡，將鳴盛事於世。若有如班孟堅，則必能使翁爲二疏，有如韓文公，則必能使翁爲楊巨源，今賓客執筆者多，必其使此事傳之。文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農器便利論序。

天下之質者，莫如於農，而文者莫若於文。今欲爲農謀，而有求於文，無乃其事與意相左乎？雨笠晴簑，首低尻高，如野鶴之啄粟，獨

耕一頃田，固無有假于文而足矣。苟欲察事物之情，知試用之宜，與人共依據，如非藉於文，則行而無車也，不可以徧行也。是以質亦不可直任于質也歟。予嘗行天下之野，觀耕者之所執器械，形狀莫有通三四十里而一同者。蓋物之理，不可不異而然乎。近讀禹貢之所謂白黑墳壤，赤埴墳塗，泥青黎，舉大數猶繁如是，則農器不可應其土所宜而不造之，何復得厭繁冗，叢襍而走簡率焉。農之期豐，猶如武之期勝，孫子十三篇已至，運用之博，則戈鋌刀戟，鹵楯輜輳，武庫盈積，連棟尚有所不贖，雖贖其制，尚有所不得宜。在彼者區別不同，則在此者不可移用，宜乎長短寬窄，起伏輕重，不得不異也。大倉生有志爲天下勸農，周遊諸國，雜考其所見，且聞沙汰無用，存其有用，備論利害，馳所謂質者，以此文。古農家者流之仁於民，亦不過此。予嘗閱武具要說者，甲將以百戰之餘，

試用之精，筆贈後人，斯書猶是在。擇者之所取耳。曰器械何以運之，手足何以勤之，思心，執心之要在忠厚，行思之道，本質朴，守之於身，則爲志，施之於國，則爲風俗，而後讀此書，則農之假文者，其不亦大乎。文政紀元十月。

洗眸百絕序

予嘗登洗眸閣，適雨，悄然深靜，雲霧繚界，我眼所不及，盪浦之觀，幾如一湖許大，水面閑白，熨以無風，點以雨紋，岸渚淡而艇篷泊焉，蓋如造物爲我設此一變之觀，於是予恍然自失，不得即下筆，退乃欲有所賦焉，而未能也。然至其陰晴風雷，烟霏開塞，波濤狂恬，變幻百出，其觀變化，更可幾何也。高橋一菴贈書曰：洗眸閣主百絕成，欲以梓之，請子序之。予嘗與閣主語，見其心之所樂，又聞其脩其道之深，夫其心深而樂言山水，則雖不見其集，亦必不

凡也。是以序而不辭也。若夫我所欲言而不言者，與籍而不能言者，閉主極覽之，容易吟出，能具與其變化，酬酢無究乎？待其刻成，餽一本，則將樂而誦之。予詩又不必作而可。文政二年臘月十五日，哦凍筆書于駿女堂。

贈花亭岡本君序

昔石川丈山以犯軍法，有功不賞，遂以去之。隱居鴈水之陽，而不復出，惟以善詩得名焉。當時公卿降貴抑賢，欲以入交，天子欲召見，獻和歌以辭。天子亦嘆其不可強見，後世高其餘風，脩葺遺居，刻其遺文，世傳以佳話。岡本君花亭，職厲度支，才優務通，官達在前，一旦以其所見與時不合，其養病之不可敢緩，浩然辭去。石川丈山之時，天下始免兵禍，風俗淳厚，苟見德義之士，則尊奉重之，如鳳鸞芝草，近

世人情奔走利途，首鼠貧富，忤時者，雖有德不見稱，故丈山花亭要是一般之人耳，聲譽顯晦，獨今不及於古也。余近觀花亭詩，如其攀予，則倫理之正，慈愛之情，藹然並行，正燈寺觀楓，則淫聲美色，雖欲誘怵，而不可敢近，聞其辭職時上疏，國家財貨之源末，鑄冶之利害，論量具悉，發之於憂世忠國平生之志，而鑄詞之精高，丈山之集，寧有與此等篇相似乎？雖然二子身其隱，何校詞藝之長短，爭巧拙之尺寸之爲，但自古學者論一代之人物政俗，每不於達官高人，而視隱居皎潔之士，出處去就之跡，則丈山花亭實足以成吾

有德川氏之美哉，然則二子雖欲既全棄捐其身，而處世途之外，豈得然哉。女々々々，文政七年甲申二月，

送黑瀧傑師序

神祖戡定浪華後，謂曰：宇內已無虞，則戒備唯在海外耳。是時海外與我將有事者，不過朱明朝鮮數國，故取譬以刀劍。曰：我鋒在西，不可不甚加淬厲。東邊則夾也，是以雄武傑驚之將，可新得封者，皆授茅土於海西，必使境廣地險，虓然虎吼，百獸懼伏，帖耳掉尾者，二百有餘年矣。而勢移形變，極西蠻夷，黠智狡猾，放舶破浪，水之所通，舳艫必臻。文化以來，窺我東北，或頻年至，或間二三年至，停船近陸，欺民昭利，託以乞薪水，求米菜，侵襲之跡未形，而其情有難測者，所謂刀劍鋒鏘，今倒持在東方也。夫欲治刀矛者，淬以水火，欲生人材，磨以文武。苟器銳利，人仁義，然後藩屏之任，樹焉。邦國之備嚴焉，津輜之爲地，居奧州盡頭，其爲鋒鏘也大矣。若黠虜復來，必將切受而忙應。君侯開學館，集諸生，講文肄武，成育人材，壯國命脈。然近世士習之陋，文人猶能有欲兼武而備之，武

夫見文人孱弱，輕侮嗤笑，以爲文不足學，是以所執偏長，材美不美，我嘗與黑瀧僚師言之，以嘆焉。僚師學文在昌平，率然之際，有害人者，白刃霍然，歛欲刺我，撲仆奪刃，縛而捕之，其趨捷可驚，名聲足服人。君侯賞增祿秩，尋又還藩，教督諸生，其所得文武全，已足以破彼偏守頹持之陋，則士必爲之化。朝有濟人之美，野有趨赴之俗。

賀井口壽山百歲序

予遇赴文士之會于將監橋，主人澤田子曰：濃州養老鄉井口壽山，保壽百歲，將以春三月開壽筵，援客，因有乞言之文，出示讀之，則秦士鉉之辭也。云：翁好文辭，且善書，子孫化其德，或作詩文，或

臨喜池者數人、予之好文字也、人之乞言常多、或有雖不相知其  
人、爲介者而爲之、或爲不作文字者、應請而爲之、或爲年七八  
十者、而猶且爲之、又或爲土地在遼遠者、而傳聞爲之、今井口翁  
與上所謂四者皆異、則予之應之亦與人不同也、故耳聞其事、而  
思發于內、筆落于紙、而手不暇給、猶子弟遇父祖宴之時、雖不升  
其堂、猶接觴詠之間、其故何也、士鉉則故人也、翁則好文辭之人  
也、齡則極其高者也、地則與桑名接隣而我近移求交者也、何其  
同於祝他人哉、又聞昔者其地多壽父之人、吾桑名處其下流、汲  
炊用菊水、則願我父兄之得壽久矣、今聞翁壽之高也、宜矣如忘  
其在他姓也、文政八年二月廿二日、

送本莊星溪序

治經學、立基本、涉事務、爲世用、可謂本末兼舉矣、故本不正、則奇

邪雜霸之習滯焉、用不博、則否塞不通也、立之者在勵志、而爲之  
者在達才也、志守而可愈固也、才學而可愈伸也、予始與星溪見  
殆二十年、少時講經、奉山崎關齋說、後又切磋于精里先生、石梁  
老人之門、立基本之已正、而又固爲世用之意、不敢安拘、爲一  
經生、侯家拔擢、優給祿秩、矜式諸生、於是奮然欲盡力於國、而脩  
德于已者、益厚矣、夫侯國之養諸生、取士大夫之遊倅、進有就官  
奉職、裨補政治之責、退有孝弟忠信、移易風俗之望、不可專以文  
藝期也、星溪方欲博觀事物之變態、養才德於內、雖道塗之所由  
求益於見聞、欲出迂路、不逕常道、自與羽、由北陸、舟松洲、窺花、躡  
月山、俯北溟、觀區域之廣狹、察民俗之微惡、物產之所殖、都邑之  
所據、莫見而不資其志、才學之長、於此行其又應得幾許、還以率  
先諸生、學舉本末、實材盈國焉、聞星溪之東來、不復在五六年之

外予猶生在江戶將樂聞此行之所獲也

予作序文之後有妨不得東行探勝直去西歸予之所期已差矣然其跡不出于是則將并志歸莫知也予如幸存則星溪此時之志後足以見之然則此文以與星溪之行跡相連避去以樓故紙篋中則冤矣文政八年初秋欲盡日

### 白河古事考序

國之存古事政也治今爲經繹古爲緯而後俗厚風正矣故雖以叢爾國苟存典則明於文物則重於當時稱於後世也不然則土宇廣濶人煙蕃殖亦不過視以爲夷獠純質之地有今而無古之國故自古君道立於上政教脩明則必有編集之舉使民通於古而用於今甄陶開濟得以達才焉我白河之稱爲名郡久矣奧羽三州居天下疆界之少半而白河扼其與天下六十餘州徑還南

北之所經由在于治世則爲名勝之區名公巨卿題詠相臨在于乱世則爲要害之郡塞以一丸之泥能支吾十萬之軍未戰而知其不可攻其不亦盛乎土人記傳嘗有往昔記古傳記關物語耳率皆沿襲三編猶一編自天文至天正六十年間有二三事實之可取安能在存其古事乎前者官命下諸侯撰封內風土記我公使臣典等預其事卒業奉獻於是我郡始如人開耳目聞見不蔽壑走其所走山立其所立而又人事之未屬埋沒者如宗廣親光之忠莊奮躍百目木脩理亮之視危授命政朝之文藻都雅標表然而出焉然体裁異宜檢閱各便事不以類從地限封內故此編衍封內之所限以及一郡之全推一郡之全以極他郡他州之所關涉頗役歲月之力收集錄之功唯恨稀疎歷落或曠數十年得牝失牡有頭無尾合浦之珠或有還延津之劍卒止難合

方今賢明在上、人文隆盛、風俗偉美、可以稱古者固多、須及今  
摺據輯錄、并為古事于後世也、竊惟官之所以脩風土記、而  
公繼命此撰者、蓋亦是乎、臣典復幸從事于斯舉、日取紙墨揭國  
光、非金石而謀永傳、上奉選述之榮命、下勵好古之私情、然恐才  
識淺短、聞見寡狹、徒足當蒐園之舊冊、而不得備邦國之墳典也、  
文政紀元仲冬念一日、白河藩臣廣瀨典謚撰、

方今賢明在上、人文隆盛、風俗偉美、可以稱古者固多、須及今  
摺據輯錄、并為古事于後世也、竊惟官之所以脩風土記、而  
公繼命此撰者、蓋亦是乎、臣典復幸從事于斯舉、日取紙墨揭國  
光、非金石而謀永傳、上奉選述之榮命、下勵好古之私情、然恐才  
識淺短、聞見寡狹、徒足當蒐園之舊冊、而不得備邦國之墳典也、  
文政紀元仲冬念一日、白河藩臣廣瀨典謚撰、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桑名藩秋山斷管校

記

尚齒會記

羽林公辭

大政之三年、學官集長老、行養老之禮、使為子弟者、

知者父之可敬事、於是民大興於孝順、今茲二月三日、

公有疾、不得至學官、乃於公館而復行之、

公與聞大政、聲譽顯著、人望囑方歸向、及其退遜、天下如有所

失、夫以行天下之優、施之數十里之封、宜乎綽有餘、欲泝古昔

典廢墜、以盛化理、而為尚齒之會也、臣典以承乏教官、辱預有事、

因案其簿帳、雜之以所寓目而為記焉、先期二旬、獻封內男女耆

老之數於有司、自大夫士以至僕隸、凡辱食俸米者、以七十歲為



率得百六十一人、農工商賈、則以九十歲爲率、得六人、疾苦病患、坐起不能、而不得與會者、不在其中矣、又各就其家、以賜餽菓、班席次、凡六、大夫士十有六人爲一朋、宴之於外廡、而八十六歲爲最長、大夫士之母及妻三十有七人爲一朋、宴之於內廡、而八十三歲爲最長、守廟吏以下二十有二人爲一朋、宴之於外齋、而八十一歲爲最長、伍長及帶雙刀者二十有八人爲一朋、宴之於講武堂、而八十四歲爲最長、自守廟吏以至帶雙刀者之母妻三十人爲一朋、宴之於內齋、而九十二歲爲最長、僕隸農商男女十有二人爲一朋、宴之於講武堂南假室、而九十六歲爲最長、此獨其不分男女者、以其形容衰謝、不復用避嫌、且畧賤也、日及午、牌吏告曰、席已設矣、食饌調矣、有司曰、進而各至其所、給背覬齒、鶴髮黎膚、戴帽仗策、子貢孫掖、累々陞堂、就次、酒肉餅餌、殺核器皿、充

溢其坐、醉飽適意、酒不爲限、亦不敢勸、公屢巡各室、慰諭勞勉、其色怡々如、廼傳命曰、汝等經涉世事、苟有利害得失、可以益國裕民者、毋有不陳、歌詩技能、工拙不必論、各致其所長、莫有所讓、於是筆硯縱橫、詞章繽紛、雜以俚歌俗謳、叩盆爲節、和風扇坐、祥雲翔天、池沼放舟、中流奏簫鼓、宮商迭唱、金石更和、門閣洞開、縱往放還、或立蔭佳木、或坐藉芳草、或曰天堂世界、亦不可過此、或曰恩待異數、說人恐不信也、公復傳命曰、歡已酣、而醉亦浹矣、恐失其節、乃各賜杖一條、欲出者出、欲臥者臥、有不能自去、召子弟、扶之、負之、惟其意之所向是爲、莫使之敢勞且勉之、嗚呼、其待老之道、可謂至矣、夫禮之廢、乎後世已久矣、是以人倫不明、教化墮毀、雖有學校之設、風俗不振、徒止記誦文詞、不見教育之美也、

公振起廢墜、以行斯禮、禮容彬々、慈仁忠誠、溢於言面、觀感之化、及民者深矣、蓋

公意欲以次脩舉禮儀、及此之他、則陶冶風俗、其美豈唯止今日哉、嗟、我將待其日復繼記之、寬政十一年二月、

六園館記

繚牆之內、以步數地、得一萬若干千、大勢南北長、而東西殺、如究其詳細、則長中有殺、殺中有長、橫斜紆直、每與隣並境界、爲羸縮讓奪、品物之群、儻類之繁、彙栽朋植、充溢其中、是一園也、而分成六區、享以六名、六名何如、曰春園、曰秋園、曰百草園、曰集古園、曰攢勝園、曰竹園、是也、六區何如、曰門牆繚護者、爲集古園、籬落界之而在高者、爲攢勝園、在低者、爲百草園、隔之以種植之各異、榮悴滋長之殊、時、自爲分別、無駢異混他之殺雜、爲春秋園、爲竹園

中阪高卑、位置各得其宜、欲以徂游者、路徑縱橫、如脈絡之莫不通也、欲以憩息者、有亭有菴、列榻置牀、可坐可臥、可茶可酒、欲以高出者、築作丘陵、平臨樹杪、欲以陷入者、以池以沼、滄瀟水波、濯漑沾濡焉、欲以授衆宴客者、深室大屋、庖厨滷浴具焉、有一館之大、總六園之所有、名曰六園館、而如其品物名義、須於各園觀々縷々、何如、曰櫻桃梅李海棠々棣辛夷連翹海榴躑躅紫藤蒲公英欸冬董薺之族、凡草木之有事于春節者、映帶連綿、一物而異樣、是以目悅於其色、耳娛於其名、是爲春園之實也、楓槭銀杏之借露霜裝顏色、芙蓉芰荷桔梗杞菊之長風雨而扇芳香、茅華攢簇之閃月亂夜、搖風生波、是爲秋園之實也、竹筠圍集、綠篁葳蕤、海外之產、遠夷之移、含露俯雪、彌四時不殊凋榮、雖有杉松之陪植、不如竹之專且奇、是以畧彼而取是、々爲竹園之實也、陸有

櫻桃杏花楊柳海棠菽菊竹箭水有菴葭菅雀燕子花葦菜赤鯉銀鯽雖或有物雷同于他園皆踰等絕倫品格不凡可與秋園之茅竹園之竹比也是若以必求長大之物忽功速成爲悅而又間仄陪列以奇石巨岩則般運舟車之勞華奢驕侈之漸非唯於我不可敢爲之而不欲人亦有之也故此園之始石無有而木不高時播核實插接枝條自甲拆而長毓自尺寸而拂雲是爲攢勝園之實也木則柿栗尤多梨檀林檎柘榴橘柚無花菓郁李杏李草則人參甘草萊服附子葡萄諸葛菜蘿蔓類亦非一朱實如火翠莢垂刀甘熟辛醜鳥啣人掇是爲百菓園之實也甌甃下固蒼瓦上覆蜃瑤在外名都古府神祠寺廟之遺瓦錯落嵌入藏庫列中書畫天下之奇絕名賢之手澤充積盈實爲集古藏而器械陪焉生今之世而觀古之物則於集古園而得之贖足此地而觀物群

方則於五園而得之嗚呼不愉快乎是爲集古園之實也堂閣菴亭之望引而受之六園之品物繼而授之宜矣觀美之不翳也堂閣菴亭其數何如曰四宇而六名其名何如曰自足庵曰小樂亭曰錦屠蘇曰時雨亭曰善應堂曰神通閣是也自足庵在秋園以前檐爲小樂亭以後室而自命焉錦屠蘇在春園蔭高林而面平野時雨亭善應堂在攢勝園而神通閣則擡在堂上者也所以得名何如

老公閑退掛冠世間百需不挾帶心下獨於園囿行樂之娛不能忘懷得之於此別莊前花月後山水左風聲右鳥語樂而來倦而去

公以是爲自足而可樂而人亦許其爲自足而可樂是自足庵小樂亭之所以作也春芳夏馥色香百般迭開交零張錦繡于四面

曝日翻風、非杼軸之所織、成天機之自造、隨榮悴之變化、現經緯之奇紋、

公以是爲甚美、而人亦許其爲甚美、是錦屠蘇之所以結也、昔者黃門藤定家、風流清賞、詞藻卓絕、閑居于小倉山莊、後人思慕作小亭曰時雨亭、公嘗蒐集名跡遺餘、遠游四方之携贈舊材斷木、尺寸以上既多、意不忍弄捐、百袖湊合、擬造此亭、直命以其名、公以是爲能肖、而人亦許其爲能肖、是時雨亭之所以在也、宇治之於鳳皇堂、奇巧精緻、刀斧斷削之功、天下稀見、匠人模造縮繙、細密到底、使之露處暴置、朽敗立至、於是堂而覆之、閣而重之、且以壯園之觀、公以是爲可作、而人亦許其爲可作、是善應堂神通閣之所以成

也、六園之品物、繞而授之、堂閣庵亭引而受之、宜矣觀美之不乏也、夫園大一萬若干千步耳、籠絡勾致、遠近之所生、水產陸植、奇品異物之衆多、物充駢列、合集層沓、人一入斯園、一步一品、彼是接續、窮極日力、茫不易爲懷、可謂富有矣、然雖喜奢豪華侈者、亦可能爲之、費財累心、厚于物而薄于人、恣于欲而忘于道、我不悅見之、

公則不善惜古物之泯滅、而爲後世存之、悲世俗之狹隘、而欲見廣大、取財于奉身清約之餘、役力于臣子閑暇之優、非供一人之私樂、而欲與衆人同觀也、夫唯有此德也、是以此園已成、而人皆欲不轉不移、歷世長傳也、如其品物衆多、非一記之所悉舉、派分臚列、別錄以存、文政八年九月、

記作蘿葡飯方爲月堂

淨澆萊服根，除去沙土，潔白玉瑩，細割粒大，先獨滷之以清水，痛濯合米以熟，嗽々猶有聲，慎勿早撒火，蓋撒火甚早，粘液不盡枯，飯之不佳，甚晚，釜底塊焦，或至味苦，二者同不是，宜以釜中歟，嗚爲度，水量不須爲多，萊服而有加焉，與飯之不糝者同準，則能得其飪，又一法，莖萊服爲筋絲，狀類麩絲，亦淪而擗之去水，待穀半熟，撒布其上以煑，所謂浪人蕎麥麩絲者是也，然以前法爲善，其醬調和大抵效麥飯蕎麥麩絲等醬，則可以得節，又以末橘柚皮薑薑椒和用更可。

浴恩園諸記

秋風亭

浴恩園本一橋府公小第，我公請以爲別館，所謂對換者也，乃命有司董其事，以加理新，卑

者崇之，淺者深之，於是山成而佳木列，池浚而清波溢，以爲游觀之所，事詳講官柴先生記中，入園數十步，始得小亭，匯以碧池，停蓄演漾，中爲島嶼者七焉，隆然而高，茂松竹箭生者曰神女島，言所安也，其前者曰華表島，後者曰孤松島，皆言所有也，高松夭蟻，風雨浙瀝者曰夜雨島，浮動熒々如印水中者曰半月島，言所聞與所觀也，其餘二島，未有命名，以其不甚奇也，皆共棊峙于澗澗之間，風自西來，微波時起，若行若止，若近若遠，殆不可名狀，岸上天竺花盛開，梓漆衛矛爲微霜所染，紅黃相組繡，又池東松樹叢生，白露皎潔，秋卉吐花，蟲聲唧々，如鼓簧笙，光景清明，可尤愛，公爲數留騶，從以賞其有致，凡亭之所觀，最宜於秋，各其亭曰秋風之亭，各其沼曰秋風之沼。

春風館

園之南偏、棟宇翼然臨于池上、如樓船泛海而去、亦因一橋、府公所理、而又加營繕、更衣饗餼、畧備焉、結構潔雅、名曰春風館、池水甚寬、不方不圓、從地勢自然爲之形、蘊藻菱茨、被其中、菡葳菰蒲生其側、游魚數百頭、往來自得、鷗鷺浮沒、日光澄澈、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名曰春風池、夕窮而柳塘、夕不合者橋而接之、其長丈餘、橋下水東溢爲瀾、曰楊柳池、狀如半璧、池北皆山、多楊柳、躡躡紅翠相映、如列畫屏、曰楊柳山、春風池外、多奇石、嘉木、櫻花、棣棠相交而生、循岸施架、紫藤蒙之、綠蔓交絡、花莖披拂、雖巧畫者恐不能盡其趣、夫園中草木、生光輝、禽魚恣飛沈、與夫少長提携、愉々而至、漫々而游、蔭長松、藉豐草、歌呼相樂者、皆春風之所和煦融動、而公視以爲

大君之賜予、臣等豈亦不効視以爲公之賜哉

賜山

當春風秋風間而差北者、衆山逶迤環拱、聳而爲峯、連而爲巒、夷而爲阜、爲岡、來而合、去而背、妙極衆態、令人目怡心奇、有徑入其中、左右皆茂樹、而洼然爲池、不用甃築、全其自然、宛如一巨浸、芰荷抽莖、紅白的歷、清香發越、人固疑其非尋常之種、此乃大君之所嘗寵賜、公而移栽于此也、澄視久之、益覺濃艷芳郁、大異他花、其山之衆、各自成趣、而并與池水俱、以賜名者、蓋以記其所榮也

望嶽亭

山在南者曰望嶽、突然特起、視之諸山、獨爲宗、其下有二橋、其一

著石偃然，僵臥於谿上，蓋老樟化爲石者，大可坐數十人。自秋風館望之，如虹峴，飲溪尤爲奇。其一板橋施欄，以管秋風春風之池，通路於游仙山，山上作亭，僅四楹，椽不用削，茅不用剪，以障暑蔽雨，爲足，蓋昭其儉也。坐其中以望，則喬木之上，富嶽屹立，縹緲委微，隱見無時，或與雲消，或與天碧，秀色萃於回眸之際。園中此山最爲高，故所觀亦最遠且奇也。夫富嶽天下無與抗高，然來登於此者，乃覺比肩而立也。因扁曰望嶽之亭。

遊仙亭

望嶽之北，賜山之南，蔚然而深秀者，遊仙山也。望嶽爲園中第一高山，而遊仙雖差小，亦非兒孫之行，連亘於二池之間。二池所謂春風秋風也。石磴數十級，紆回以上，據其頂以作亭，制大抵同望嶽，茅其上，磚其下，側建四柱，有樹環之。高者爲蓋，卑者爲墻，前

臨秋風池，夕外之望入無涯，洋洋溟海，如與池水通波，浩蕩渺漫，風帆浪楫，扇敝出沒於杳冥，有無之間。海表衆山高低相連，或雲而白，或雨而黑，或晴而青，爽氣在人袖襟，爲之心舒目行，逍遙大虛，與造物游，飄々自有羽化登仙想，乃知此山之不徒名也。亭亦扁曰游仙。

知艱亭

春風館西有隙地數百畝，久蕪不理，公命闢之，糞瘠溉枯，爲田數十區，黍稷粳秫，或々而蒙地，掘其側作亭，扁曰知艱，蓋取之無逸之語。時往省之，農者耕耘不避風雨，不畏烈日，乃所謂粒々皆辛苦之態可見也。嗚呼亦艱矣哉。然是實其一斑耳，如夫郊野之民，壤不膏，糞不給，用力常勤，又遇州鄉有事，輒投耒耜趨之，官租私債，紛集于其躬，一日納禾如丘陵，

則暴吏隨擿去、年穀熟矣、而妻子啼飢、况又遇歲之荒歉哉、此其艱苦疾痛又何如哉、

公率

世子時遊此、指以教示、則知夫所謂小人之依、而能保人、社稷者、其將在于斯、即或可見

公雖游宴之間、所以為家國謀者深矣、田之窮處、有岡環焉、有樹生焉、紅樹吐芽、綠草沒徑、亭下多桃、春色殊佳、又篠簞榛莽之間、時聞有鷄犬聲、宛然村落之趣哉、

澹然齋

齋初在游仙山、新相春風館北、移以修理之、為讀書之所、名曰澹然、壁貼白鹿洞揭示、布幃書崔子玉座右銘、結構甚有風致、後山植山茶、庭多海棠、海棠中有

大君所嘗賜者、特施籬籬以護之、示所敬也、芳華尤鮮美、所謂花中神仙者、豈謂此種邪、旁多老樹、有大石側立、如奇鬼異獸、鼻口大張、噉然欲噬人、其餘起而虎狼鬪、偃而虺龍蟠者數十、施設之巧、類天造地生、清渠一帶、彎然自北、繞其外而流、觸激之聲、涓々而鳴、

公之在此、恬乎無為、誦詩讀書、有閑靜自適之樂、而無塵囂紛爭之侵、不識所謂澹然者、心之謂邪、將水之謂邪、至夫超然心與景融、物與我忘、則不期澹而自澹者也、池外林檎柿梨、密櫛若相持、日環翠之林、是亦亭之所由以愈幽而幽澹者也、

講武堂

講武堂者、背秋風亭建焉、伐榛穢、除瓦石、開一條馬路、左首東尾西、長若干百步、將北梅數百株成行、春陽妍和、花枝繽紛、浮香襲



人使神壯王、公乃以聞率近待臣、出勒騎射、鼓之、壯士悍卒、馳突回旋、盤踊雷激、卻曳風雨、有力且疾、真我公之于城也哉、此堂始成也、圖之為美備矣、今國家理平二百、年久、人情習安、自偷、不知思封疆之義、夫安可哉、是古之所慨也、則兔置之詩、所以作、而弧矢之利、所以制、歟、今能養其士、以藩屏王家者、世稱以為賢、諸侯、良有以也、既盡園中美、又抵此堂、乃見公之心遠而慮長也、

感故亭

秋風亭旁有亭曰感故、廣僅數楹、或施偏扇、或設活簷、皆垂湘簾、亦由一橋、府公之所營、而又命繡其之、蓋儉而不陋、華而不奢、尤為風流瀟灑、沿岸移栽、紀小君貞恭夫人所贈吹上白菊、

夫人公之妹也

無布置、無碗哇、土自膏沃、岐出數枝、娑娑團欒、風吹池水、輒踊起而搏岸、與花相映發、始知管公秋風吹上之辭為妙也、公之所感而懷歟、豈其此而已、夫人既弄園帷矣、其風流餘韻、藹然者又在此、是又、

柳灣倉

江戶自孟冬至仲春、烈風屢起、祝融為祟、動至延燒數千家、不得、輒撲滅、故王公戚里、富商大姓、競脩倉廩、府庫、惟恐不鞏固、往女、捐千金而不之顧、

公卜園北偏、大建水門、引水以為渠、壘石以為砌、實土以高基、庇工度材、營造倉廩若干棟、各長十丈、廣三丈、高加廣丈餘、蓋瓦翼、然以相望、水足以防火災、基足以禦水潦、又倉廩已實、則於凶歉、

不虞之備、可謂無遺策矣、側有大柳、長條葳蕤、翠色欲滴、亦園中一勝也、因名曰柳灣、舍、前渠通春風池、春風池又通秋風沼、此園中水道之概也、

寂然亭

園東南隅、竹樹蒙翳、靜閑寂寥、左觀音閣、右稻荷祠、行數百步、誅茅爲籬、櫛木爲門、揭以招隱字、入門數武、枕坡作亭、竹篠繚繞、風入聲揚、亭起樓曰得月、下臨海岸、蒼波無涯、月影入水、晶瑩玲瓏、每風至波起、萬頃漾蕩、後月前月、輪々相摩、閃々滂々、到岸而止、於是上下仰俯無非月也、因以名樓、此處嘗數爲風濤所囓、而岸喜壞、人呼爲壞岸者已久矣、

公以有水便園池、固請得之、疊石畚土以爲坡、宛如連山、栽松百餘株、坡外又列水柵二行、無復衝激之患、而寂然亭尋成、

觀魚亭記

公率諸臣以酒食登而落之、勞其修築之勤、而以極一豫之娛、顧政典曰園中之概、汝宜記焉、政典榮其命、敢謹以記之、寬政乙卯秋九月、白河廣瀨政典、

凡可供樂者莫不盡力營求也。後園滄池多畜魚，爲涸竭得魚，公踞其上，觀而悅之。余從寓目其游矣。今年初夏奉教與南子彥巡村落，又到斯池上，柴門竹籬，小亭蕭然，椽不剝，墻不朽，以板爲瓦，構繕脩潔，蓋儉而不陋也。翁語余曰：公明聖文武，天下侯國皆欲仰而君之，今幸生其國，忝覆育照濡之恩，苟其所彷徨躊躇，猶思之恭敬不已，况其親在我園者乎？乃與一僮，運材集礎，以自造也。予因竊謂公曩與謀大政，一整綱紀，蒼生受其賜，天下何往而不仰盛德，區々土壤，豈足道之哉！然人心所歸向，專注此而有然也。猶召公之棠，羊杜之岷乎？其地長松結蔭，深翠欲滴，池水灣々，細瀾成穀，芻叟牧兒，往來歌呼者，在臥堤外以助其美，則後之人懸々艷想，其又爲何如哉！而是亦始乎翁之作亭也，寧可爲之記乎？亭和元

年六月

不思議丸記

此笛也，名之所以曰「不思議丸」者，謂其偶成而不可再得也。所謂「不思議」也者，怪訝之辭，蓋本邦所轉用，而非唐山之舊言也。丸也者，亦所以名器物之語也。曰「曷爲怪之」，怪成于我公之手，曷爲怪成于我公之手。

公宗室之名侯，擁山河之固守，國藩蔽儼然，懷仁義而父母斯民，斧鋸刀錐，梓匠之所有事，

公不冝執也，然則何故成之？

公嘗歸封，憇毛之竹林，地名，隗其庭有竹，以爲可當笛材，乃剪齋一

幹，執刀自截，且吹且刻，損益協律，惟其手作器物，始于此而亦終

此耳矣、一時風流偶然之娛耳矣、因又析竹爲外套、自題可怪之辭、曰不思議丸、

公今年七月飲兵藤大夫家、以此笛授大夫君、長晝閑夕、調弄以  
使慰從、政夙夜之勞、大夫君奉持退謝、君臣優游和睦、歡忻交  
通之盛、予喜而預見之、而又有所感焉、古之人必以聲音爲爲政  
之具、而笛爲管籥之一、比之金石土角、則其聲最動人、然其所動  
者、正在于物而不在于此、則不得使之必助於一也、悅者聽之以  
樂、怠者聽之以淫、憂者聽之垂涕泣、怒者聽之益憤激、夫聲猶風  
也、春得之也、發榮滋長、秋遇之也、蕭殺淒涼、雨飛水湧、雲動木鳴、  
物各不同也、然則聲音烏在爲爲政之具矣、古昔天下之民、純一  
忠孝、目不覩異物、而耳不聞殊聲、而又示之以仁義忠誠孝慈遜  
讓之道、鼓之以金石笙竽之音、而驅之、於是其助也一而之善也、

後世教弛道微、物各動其所動而自恣、故欲以樂助治者、其難遂  
如是也、然觀其所以動而損益其事、則聲音之道所關者亦弘多  
矣、今

公既厲大夫君以政而臨衆、又寵之以此管、不知其報酬者欲何  
以也、若知風俗之純駁、人情之勸阻、而有所弛張、則見其所感其  
聲之淺深、高下而決之、則可矣、大夫君欲予爲記、故併錄所感以  
進、享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廣瀨典謹記、

古琵琶記

公作代

越後州栢崎爲余封邑久矣、有五十歲者、俗稱武兵衛詣吏曰、家世藏  
琵琶、號爲大虎、不知其所由來、傳稱爲古器、如幸得致之左右、則  
於器爲得其所也、敢以請、乃許入之、古色絕倫、音響清越、余大奇  
之、其箱有正德中所識文字、曰小栗氏所珍藏、先世稱曰大虎、獻

之羽林源公綱賢、綱賢以與櫻井元一者、元一蓋善彈琵琶者、而其後展轉遂爲五十嵐之藏也、解其甲視裏面、木性不存、其爲古物可益信、朽蠹腐黑、經補修者蓋三四回、而新舊異色、其中鮮滑如新、經斧斤者、爲延寶二年所修、其距今百三十年、新麗猶如此、其不歷修理者、經年所不可知其幾許也、德岡才助者、慣見古器者也、舉以便鑿定、德岡嗟嘆久之曰、此器之成、必在千歲左右、我觀琵琶多、某侯所藏最古、嘉曆中所造、於今五百有餘年、今以相比、色樣迥然不齊也、按樂家錄、亦謂古琵琶有名大虎、今失其所、在大虎之爲名、固非雅馴、非後世撰名可關合也、是即古稱大虎者、而實爲希世之偉器、恐後復生論眞實葛藤、乃記考索之梗槩、爲他日之證云、

南山樓記

我

公邸宅在東都者凡三、士人皆舍焉、而其在築地者最廣、東南角斗出海上、常與衝濤奔波相禦、修堤防而當之、隨修隨毀、遂期于崩塌、人喚其所而稱崩岸、幾成地名、夫公侯者國之藩屏、凡百物事咸宜、修繕牢實以自備也、牆壁破露、屋宇菲陋、非所以示人也、於是捐財若干金、役夫若干丁、以大起功、甃石以鞏其表、實土以崇其裡、植樹以苞其基、而後崩壞之患經年無有矣、當風伯怒號、海若驕傲、天黑雨暴、潮頭如利劍、無所觸而不摧折焉、獨此堤巋然山立、狂濤與之迫搏、珠璣飛、冰山雪嶺、徐々展布爲平波、而退也、嗚呼、不亦壯乎、而所謂稱崩者、今不知其患、人猶慣稱舊名而不改也、鵬飼某舍適臨其堤、惡名已失實而且醜、乃進乞更其名、女堤曰、不崩之堤、退復自命其樓曰南山之樓、蓋取諸詩也、夫

名也者、實之所以自喚、而卑俗典雅、其所蘊可由見焉、故君子擇焉、小人考焉、今某所名、則君之子言也、德豈孤哉、未有能施于其言而不顧于行、者、吾乃知其平居進奉于朝、退待于家者、必溫厚諒實、容裕慈祥、事有條理而無悖逆、能行君子之行而無倦焉、若又戀斯樓、兄弟子姝、怡々于々、起無所慮、寢有所安者、知待提成而愈得也、士功已成矣、邸中之士女、莫不皆悅、惟悅于色而不悅于言、我胡知其深淺、今於某所以名其樓者、特知其意也、故曰君子之人也非耶、

牡丹園記

廣子夜將寢、暖霧照襟、細雨滴檐、新林歛紅、徑苔口綠、正是夏初光景、睡味熟矣、有人忽入夢、玉冠金帶、珠履寶馬、肌膚豐茂、襟裾搖香、宛然神仙、就予而揖曰、子已約我、復何負我、予將訴子之懶、

猶不忍也、予愕然而驚、撫枕擠襟、俯仰以思、偶有童子報曰、牡丹園花將發、請詣且從遊、予乃悟曰、嗚呼是也、予去年遊芳子因園、欲記其牡丹而不果也、神或以徵者乎、園之盛、予既觀而愛之、又思而不忘、重跼累剪、繁麗豐碩、泣雨飄風、含白吐紅、雖歐陽文忠公之所品、陸放翁之所譜、恐亦不盡焉、予因下榻烹茶以待客、語灌漑之勞、娛着花之多也、或笑之曰、牡丹花之富貴者、故貪富貴之相、則必能好之、此說何必然哉、彼好富貴者、奔走於車馬之衢、躡躑於塵埃之場、草木與泉石、皆置之度外、不問其榮枯滋衰、况敢好之乎、然則豈必梅竹蘭菊而後其所好為清乎、况子因家非富也、業非閑也、棄數步園、不栽茶蔬、悉置一於所好、且又平居澆灌慈育、如嫗之視孫、牛之舐犢、惟恐有遺養也、夫如此、而若謂其所好非清者、我不信也、故子作記、以嘉子因有清者之樂、且今將

復遊其園、故袖此記以往、庶幾先夢是踐、文化改元年甲子四月、

我與古弓有稱十萬張者、往友得之民間、以相重誇、相傳源賴義戰鬪數年、器械皆盡、陣中新制弓十萬、遂能殲賊、今栗原郡有壁村、喚爲十萬坂者、竹林茂密如簣、是其取弓材之餘云、文化六年五月、

敬簡堂記

凡諸侯建國、有於戰爭汗馬之時者、有於治安百年之後者、起於戰爭者、以積累闕闕、創於治平者、以忠敬慈仁、天下孰不欲富貴焉、出群拔萃、陞列侯者、爲難矣、况提封十萬、位班四品、豈人所庶幾而可致也、少在兵馬間、壯遇治安之時、文武全德、功勳并彰、崛起儔類、有茅土於中州、据天下之咽喉者、我

初祖鏡公爲然、明哲相承、統緒連綿、以至

羽林公大修

鏡公業、與聞大政、賢德顯著、隔世與

鏡公同道、

鏡公辟儒者、以文學起、俗振風、

羽林公力學聖賢之書、從事於敬簡、自名其堂、

鏡公幼名與

羽林公同、號亦同、咸暗合妙符、始不知之、而後知其然者也、獨名

其堂者、聞之

羽林公、而未聞

鏡公然竊觀

鏡公德業之盛、豈其外敬簡而能致之哉、然則

鏡公之所名則

羽林公之所同而

羽林公之所學則

鏡公之所志也典則貽謀

公家萬世服膺奉持豈其舍敬簡而有他乎

羽林公老而

今公襲焉

今公欲命讀書室乞之

羽林公

羽林公遺以敬簡嗟呼美矣授以

二公已成之驗

今公受以有成之資於是三公同規合準政理修平臣民披腹庶

乎將樂其化而不休也曰然則敬簡何如曰是非得失凡事之係于國者在其君之敬不敬也簡則敬之效也士大夫坐于朝不經緯密勿是君之敬不至也生徒肄于學師道不嚴仁義無講是君之敬不至也農惰于野工竄于肆商賈衡買二價是君之敬不至也人材不振風俗游蕩鄭衛之歌聞于里巷綺羅之美滿于城市是君之敬不至也端緒日出朝令夕改人失所遵守是君之敬不至也然則致之何如曰飲食有常膳起居有常度醒睡有常時使令有常人慎之於已發之於事業以是立信以是行道自小推大因近及遠學古施今可以能師表國民也如是其國不盛者未之有也我

二先公之所日修而國之所以立焉

今公欲復奉以周旋我民間之者其孰不忻仰矣臣廣灝典謹記



登丹波館記  
丹波館距白河城北四里山也而謂之館者中古亂時有據山築  
隄謂隄爲館既已曰館則不復曰山也其氏曰丹波者古白河郡  
有丹波鄉源順和名抄言之是或古在丹波鄉中乎今雖白河郡  
界止于小屋村而山全隸岩瀨郡然察其地脈小屋村地深入溪  
谷溢出山北則知山亦蓋古屬白河也予自少時每望其特立衆  
山之表意其頂必有奇觀矣夫地之低窪水波必歸鍾美于內其  
隆高者丘陵陪列得奇于外鍾內之美我郡甚鮮矣得外之奇則  
常足而多遇焉如關山烏峰是也人情忽于常足則丹波館登頓  
者特寡也此日予心動如有挑之或山靈欲召而然乎即謀之君  
理君理曰登語諸子旌亦請游裝車率唯腰飯與刀而不及瓢酒  
乃酤小屋村其胡曰君游志在山飲之於此不若飲之於山我請

負樽從之八成以上林莽無路我請導而先之因直躡其頂藉草  
而坐焉山川邑里果極數郡之廣目力所及遠近前後莫有虧蔽  
雖彼關山烏峰奇傲與高咸讓焉予時大歎曰偉哉伊達黃門氏  
之業也今我所覽觀其爲地雖限數郡延袤拓大當中州數國兼  
之以會津四郡黃門揚兵羽南向席卷始自我眼今不得見之地  
而直攀至奧州南界不出歲月之間若使豐公東伐遲緩一年阪  
東八國必唾手而取之而後與豐公爭雌雄則勝敗未可知也雖  
然天之使豐公混一區夏豈唯爲豐公而謀乎蓋欲瞰而有所歸  
也故其地雖削其勢雖奪歛氣拱手無一所爲以待  
真主之出而蕩平天下黃門氏亦智也哉爾後二百有餘年雖世  
武之家如無所用然欲講其道能致精微者其功將有以暗培冥  
殖

國家元氣而不飢焉也。夕陽下山，胡將辭去，慰勞間名氏曰：我生初似父母有名我者，今也忘之矣。蓋士之道，跡者也。文化某年，

烏峰觀月記

蓋烏峯之觀月，以既望後為可。如十五六日，則日未沒，月即升矣。明壓而不揚，今茲仲秋十八日，與諸子登寺樓，日猶在，飲且待焉。夜比及戌，東方微白，蓋氣已浮，而質猶伏，殆如人執燭過牆外，其白漸大，迸輝百道，倒射雲天，人咸澄目望之，無有發言者。至月微升，則縮約其光，天色失紅，燭然如一炷之火，燭然如枝之初，玦然如近望之四五日，暫之，金輪呈出，踰離遠山，而徐轉光芒，橫來我山上，徘徊我杯盤之間，不敢落照平地者久矣。嚮者其未夜也，登覽之樂逸矣，視山為巒，視水為蕩，繚百里地為庖中具，受我割烹而不辭，及其月出一微者，復陳更致變化，有加焉，宜矣，頽乎醉之

萬寶曰：寫高處望月出之狀妙，身在其境，筆隨其思。

得此一掉更覺信神。

大而游之淹也，還入城，人曰：月昇即雲，與我山上觀異也。文化十三年，

頤山亭記

雖太牢之滋，鸞鳳之炙，至其性之不嗜，則不食焉。強餒之，咽喉不下，強下之，腸胃不安，焉能得養其氣體哉。高山仲孺大人方在其鄉大洲，買山築亭，名曰頤山亭。仲孺方游在士林，求其記文，父子既安其名，以樂于心，則必受其頤養，有所長益焉。老者之養也，氣也，欲以養壽者也，壯者之養也，志也，欲以培學者也，欲其事雖殊，而其養相資者也，是以亭之成，乃道之所以成也。道之成，則所以老者得壽，壯者得學也。我為仲孺賀亭之成，我今就其圖觀之，亭退立於北山之址，邀山川道路，田園城邑于南面，而觀望焉。其物在遠雖多，則畧之，其在近而奇秀而發者，為山六，而水一，曰楓山。

曰三笠山、曰柳澗、曰小芙蓉、曰華嶽、曰鷹峰、曰肱川是也。山堅而水橫、堅者不動、橫者行焉。其一與六、經緯挹遜、映帶繚繞、無偏衆獨寡之陋、而城邑村落田園之美、點綴其間、相爲遠近焉。夫武夷雁蕩、先達碩儒讀書之境、今斯山水業已如是、壯者可以養志也、古人致仕、卜居村墟、逢迎稀少、物閑地幽、老者可以養氣也、蓋大人之養氣、得之于山川之間者、猶如是、况於觀子弟之成材、學行之醇美、一作進修仁以居靜、智以處動者乎。知大人之怡于我者、有勝于悅山川、則其壽也有所底止乎。仲孚之爲學、其志已見於此事、又已徵于孝慈而有功、則可謂大本樹立也。聞還歸之年、又復非遠、若及到膝下、父子兄弟相對、和樂頤養、所取資者、固不待借山水外物而以足焉。又况有欄杆之外如是美乎。文政七年、

濠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桑名 秋山 斷 校

記

七易齋記

田景奇名其室以七易齋。徵予之記。予乃知其名之者則所以戒之也。然人輕易於一者、百皆輕易也。百皆輕易者、無往而不輕易也。然則其所爲戒、名曰一易、已非不足也。名曰百易、亦非有餘也。今特以七易何也。蓋我公有七易之語、警絕精到、縱使後生少年之口、加之大人君子之躬、亦當服膺奉持、銘心肝而不忘也。况公親書以賜景奇、宜乎景奇謹藏以爲終身之戒、取其語名室也。豈獨景奇哉。人苟於是、有自防而遏之、自拔而盡之、輕者以重

焉、狹者以裕焉、陋者以貴焉、其所包者大、胡復在百與一也、然吾聞之、馨者視日月而不見其明、聾者聽韶濩而不聞其音、聖賢之言、義理昭皦、終始悉備、聞之如醉、味之如太牢、可以貴也、可以敬也、愚者猶不知微意之所在、漫然如不與已關、棄而不聞、是其憂也、此我嘗所與景奇、忼慨以談也、今也景奇以才敏之質、忝公之恩渥、奉至言之教、而托之糲間、飲食起臥、每就其下、咫尺不違、我不知他日觀成德于景奇者、其何如也、然知其所以能成者、必始自除七易、文化三年六月廿三日記、

### 遊望嶽日記

城之東北、重山疊峰、起伏層沓、其中最高而嶺者爲望嶽、峻與吾郡相距百里而遠、天氣清明、雲烟澄收、此山獨或可望、故名之云、予與北門共撰地誌、日集於多雨樓、是日罷樓、北門唱曰、將遊望

嶽何如、予曰、可、於是出東門、過大橋、道始加翠微、北門魁而予尾焉、雨乍灑乍晴、草尖帶露、清潤升人衣、一步高一步、萬象現出矣、予好遊山水、登覽騁目、若夫烟嵐風日之變態、寒暄朝昏之早晚、不必求之于遐遠、雖每常遊歷之地、改觀驚望、無一定之狀、是日西山則然、始則白雲縷々、如水繭之吐絲、須臾織作數段之綉帛、又縫爲萬張之帷幕、五峰自藏其內、獨露其頂、曄然齒齒、不帶於天、不根於地、在空中欲飛舞、予此日止、伎倆雖巧、登陟非爲汝也、我意所存、不翅倍且、徒於汝者也、乃屬手脣西南一角、烟霧全蒸、茫々冥々、若雲海萬里、北門曾贈子謂、有天涯舊識芙蓉面之句、予每亦以筆翰、與此山周旋、我二人於是山、固可謂舊相識、不知彼山巔玉女之神、何所澁羞、而惜其半面也、初予在多雨樓、體中不佳、及北門說欲登、頓疾即少退、鼓勇窮頂、則神氣漸復、於是自

捫吾腹笑曰我始不識此其何物今乃知我山水舊癖之發動致然也其選家未全瘡者何也蓋有所不慊於芙蓉嶽乎

白河城東一里曰棚村山擁其南不斷者半里所曰棚墟結城宗廣雄視虎踞張勳王之勢者於是墟也及其子親朝移於今城則古所謂白河城者即是墟也中古凡城喚前門曰追手後門曰棚手城廢村成適當後門之舊故以棚名村遂又以村名墟而白河之名號沒于舊墟而加于今城也昔者宗廣起兵再出京畿王業不復而忠志莫遂其臨終猶慨語子弟以殲仇可謂生死一節謀國不謀家也二子親光亦悲東寺戰王師敗績奏曰殺身斃敵言與淚降遂去與大友能直相殺于六條河上嗚呼何忠而壯哉蓋亂之未起父子團藥居是墟治是民上安下息者數十年矣應

能直恐貞賊

勅揚兵同躡艱險共生死者雖不可知其爲誰氏之祖而在幾世之先則知其皆爲我民也而其於今不使之表揭顯出爲民之弊者文人之過也徒聞之於祖先不興于餘風者衆人之惰也今年三月我登其墟以慨古就其地形而察之蓋其盛時結構依其天造加以人功峯以聳之嶺以連之溪谷以斷之聳者鉏頂連者削壁斷者深底據其鉏也以殿閣樓櫓增其削也以睥睨澗其深也以隍渠實之以利兵唱之以大義宜矣其強盛能振也夫當皇統兩判南北紛爭士無定志朝服慕叛雖父子兄弟不能相保也其卓然不移者楠公新田那和菊池諸族而宗廣在東偏率勵人心竭力爲中州聲援故南朝勢旣屈而數振兵勢每伸實足耦於前諸族也而其跡剗削消磨雖有城墟現存土人且莫知其詳獨使我輩得與書史參考積十數年力潛伏次第出僅知而略說

之也。嗚呼可悲哉。雖然我志豈獨在于古哉。我欲今人雖久遇治平。戒其優游度日。志業廢弛。故我爲是苦道之。若忠臣孝子比肩而立。于我里閭。能與古相顧而莫愆焉。苟感奮立志。欲有觀于往迹。則屹然者固存焉。請登而見之。

山水樓記

樓以山水名。蓋自有其所見也。姑射爲地。山連而水長。勢秀而音清。一鄉之人。居于其土。目見而耳聞之。而他人不能與焉。獨心性閑靜。資質純美者。得以私焉。是非我奪之于人而取之。又非人推之于我。以讓也。我欲與人同之。則人暫而休之。然後我始得專之。而樓偶有此名也。不然。天地間何往而不有山水。何地而不可樓。閑。何人而不可與樂哉。內山翁嘗爲里魁。民服德懷。惡獄訟間稀。素無妨于其樂。然尙有職事之在。不得無所牽掣。今年請老。起此

樓以全其樂。優游談笑。將以終年。以告子女。往訪。遇冬景方澄。日氣暄溫。如噓人而煦之。山落雜樹。而松柏秀。溪斂行潦。而水清冽。稻粱棲畝。而百頃一黃。村夫荷鋤。倚阡陌以偶語。行雲卷舒。托風無心。禽鳥逍遙。集散林樾。無悞于鷺鷥。一樓人咸忘來去。宜彼此不自知其爲何樂。翁當此時。亦不得自專其樂。然與翁往來者。非官人。則農民。官人知其樂而無其暇。農民得于暇而無其意。二者有以時游。而不敢得爲常有也。故當其日晏人散。車馬絕響。山水之勝依然也。而坐樓上。常其樂者。翁耳。然則孰復得競此樂于翁。翁其專有之而可也。

猶香園記

今年十月十六日。我

老太公觀感忠銘于古墟。遂憇內山氏。官左衛門以爲榮也。命其

園曰猶香、昔者荀文若好佩香、其一所坐、數日猶香、是此園所取名也、然香之爲物、人猶愛慕、艷稱、况其以德之馨乎、我於吾邦、泝古求之、其撫慈威福、君臨斯民者、不識幾姓、歷幾人也、而風流餘韻、垂後代、使不可諉者、結城宗廣、親光耳、曠其前後、久而後得我、  
老太公也、設使後人等其短長、則二子顯亂世以武、故以斃身多殺人爲忠、  
公則處治世爲政、以文自修其德、生息人物、滌屏  
國家、其忠也厚、而其仁也博、二子之道、猶旣足感人心、則公德之所及、將更遠乎、况以今人親仰以爲君者乎、官左衛門追慕于古、鐔銘石壁、感恩于今者、乃以命此園、豈可不謂好義之士乎、今其山之茂、工擇采材而有餘、是昔兀而赭者也、其野之饒、禾

麥蓬艾、農厭酒食、是昔莽而荒者、及  
公之時、繁毓豐瞻、至于是也、然則  
公之德、山高與水流、草木滋榮、雖歷年益無所不存、胡獨此園而所有乎、雖然、官左衛門先取以名之、人孰復謂敢私之乎、

對嶽堂畫記

月堂持一幅画來、鼓舌就予、如將有語者、予曰、止、請先見其袖者耳、月堂莞爾出之、人物堂室、山丘卉木、生氣藹然、態度閑雅、蓋名賢園游之圖也、予噙目久之、我今雖諦視熟思、未知其爲何圖也、月堂笑曰、子何莫之知乎、子亦處畫中之一賢、子何莫之知乎、果山先生追慕東坡赤壁之游、每年以十月望、會文人墨士、享和三年、同干支於元豐五年、是以情興頗極張皇矣、今距其時、又二十有餘年、上席者已多謝世、而此圖與子留在都下、我之慕赤壁、猶

栗山先生也，斯圖也。我愛之所深，而欲問子親見之詳，是以今持來焉。予疑其衣袍首飾之非今日，月堂曰：其變和模唐，去今就古者，特創意耳。蓋風流韻致，比之唐及古而有優焉。故圖非如此，則不足相協也。予曰：善，恨然久對，宛然想之。月堂曰：對案作圖者爲誰？曰：谷文一也。白首肥大，旣欲下筆，又如有所思而中廢者，盤灑華沼也。作字如風雨，姿態橫出，極其妙者，栗山先生也。引腕命滿，且戲言者，倉善卿也。覲畫而正立，品評工拙者，賴霞崖也。敬而待坐者，予典也。倚筵默觀者二人，左爲岡田德一，右麥口而笑爲約山先生。南指芙蓉，看雲起滅，爲寒泉先生。聽從而負手爲柴允常。委身于松根，琅然吟嘖，爲肥後文學。辛嶋子，有書而辭，可共同宴而不至焉。爲精里先生。有磬者，彈琵琶演平語，有童子給使令，集於午散於亥，晝晴無風，夜陰月昏，目娛于見，耳嬉于聞，心適而身

安談論，雖雜該譎，要是愷悌。旣而吾公遺一介，饋鱸魚，典致命曰：寡君聞諸老先生有雅集，庶乎有助杯飲，今幸得巨口細鱗，似東坡薄暮之獲，聊以致之。諸老先生起而謝之，作膾薦飲，更加一醉鄉。嗚呼，當是時，天下名人多集于都下，風騷宴游之樂屢在矣。人々慣見爲常，不自覺其爲希世之韻事。今者宿凋謝，文章一變，而知足以與古相望也。自朝廷而及侯國，以禮義率風俗，以謙虛受下問，宿儒彙進，以經術佐治，退食之暇，諷唱閑雅，以鳴昇平之樂，非若彼元豐之政，忽賢遺才，自秦趣否，潛伏遠陬，遣無聊之私於風月，竟留以成勝迹之類也。故予爲之作其記，又斷以一言曰：其所以肖者文也，所以異者時也。

曬錦亭記

齋藤小平介于人告曰：我有亭命以曬錦，得僧某字，以揭楣間，請



幸爲記、予問其所以命之說、介者曰、我不知其說也、亭在錦坊、予曰、錦其然矣、噫則未也、苟不得其說、則記不可作也、我試問之、其庭如何、介者曰、地數月也、植物五株耳、未必取之也、其觀如何、介者曰、街衢縱橫、衣冠車馬之所往來、禮樂文章、風氣中正、人物古雅、京師以鍾天下之美、而天下以京師爲之原、則錦美固可譬而有餘也、然非一亭之所私也、小平學如何、介者曰、好而讀書、苟得閑暇、必坐此亭、手卷不倦、予曰、是其庶乎、我請爲其說、子其聞之、曰、錦猶道也、噫猶學也、錦因噫而明、絢道待學而暢、達焉、仁義之德、孝弟之實、行之已而甚美、則忻慕趨向、聚于外者必衆、被身之美、更不待機而織之、裁而縫之、詩云、衣錦綉衣、言謙讓韜美、潛沈于學也、語曰、衣錦晝游、言學成志得、德行顯外也、均是錦也、各欲隨時以求之、致其美也、小平名世掛于我、潛苟

朝廷有事、諸侯修禮、則奔走服勤、大事遞報、小事先措而後聞、是以學成業遂、禮立義達、周旋王事、德美之發、猶錦之在噫、使人艷稱乎、予昔游京師、之齋藤氏、不聞有此亭、而及今聞之、則我有官守、不復得詣京師、安能得與小平講論古道、以助亭美乎、曰、然則何爲作記、曰、爲道與國謀者、我志也、苟告而有益、則雖夷狄遠人、我將不辭、况京師乎、况同僚乎、文政二年仲夏、

### 三向樓記

士庶人居、隣並切比、爭寸土而相占焉、大率數十家汲乎一井、同園囿、且叢居焉、如是者、搏地相望、溢於昔日郊外、以爲熱鬧之場、是以雖每居構樓而在焉、非謀觀望之虞、而特病土地之不足、而展拓家居之狹耳、開窓俯檻、蒼瓦岷壁、遮蔽耳目、無所觀焉、奚

以外與文人雅客往來散集、而俯仰燕喜焉、內與夫妻子母團樂、親睦、而賞弄月花焉、嗚呼不可庶幾也、我友田君奇、居在月池邸中一角、離隣屋近侯園、本有小樓、亦唯接賓起臥、什器衣篋、是置是藏、後日窓開、東面得月、又穿北面、得聽雨、去年巳卯、復遂拆南面、侯園樹高、餘蔭接軒、爲別無所得焉、或日侍孺人森本氏登樓、孺人指西南樹間曰、彼有縹々然者、常不去其所、久試而未道也、天陰則無矣、晴而後兀然、豈其非富嶽遠岫者乎、若果然、則爲汝乃得樂親之物、而又爲服友掛奇賞于遙望、其所得豈不尤大乎、君奇喜而不已、百里走書、以告予、予曰、是公侯之樂、而所庶幾也、士庶人何可睎之、江戶者、貴人之集、百貨之會、海內難得之物、舟載而馬馱、莫不聚焉、而山水獨乏、公侯貴人賜邸之多、自三四所至五六所、或又捐千金、擇買山水之區、是以貴者或得、而卑者愈

益無希也、而君奇不求而得之、然人不知其得之所由、君奇父某事祖母至孝、冬日欲食紫蘇、不忍違志、故不敢告、以其必無而需索盡誠、見厨墻下乍生紫蘇、采而供之、君奇之奉孺人亦孝、蓋父某孝德餘福未艾、君奇孝順、又復申之、其所感召而乃能之也、君奇當酌酒獻壽之時、不寤不崩之頌、將不復誦之於古詩、而直指其出于窓間者、歌而語之、以爲足乎、嗚呼美乎、予嘗爲父子、記其孝者已數矣、今又爲此樓作記、復言其孝有已得、文政三年六月、十有九日、

一文字石記

書與畫自古並行、欲以習熟成家者多矣、唯書與水火穀粟布帛、衣巾同、人生日需不可措者、而畫則否、有之供人之覽觀而已、圖物之寬窄而已、無之亦非有所闕於天下也、然至於其至者、則所

師非人也、直以造化天地爲扮本、日月山川、雲嵐淡濃、花草竹石、都邑樓觀、撰之於筆端、極變化之機、奪鬼神之妙、天地存焉、師匠在焉、晉唐以下、傳之於人、抑末也、主形故也、書則創于蒼頡、而史籀、而李斯、而程邈、有師有承、今古沿襲、一、ノ、乙、何預於天地造化哉、主意故也、夫主形者、其形固有、舉其物而觀之、則足矣、不必皆畫而可也、主意者、心在胸臆、朕兆無迹、不可把焉以示人、則不得不賴文字以通之也、於是乎撰於天地者爲高、出於人爲者爲下、品格有判焉、不得不爲之者爲貴、不必爲作而可者爲賤、專稀始定焉、故我嘗曰、高者畫、而專者書也、以爲定論者久矣、頃者月堂、寄觀文字石數枚、輪池翁所藏、峻州三保之產也、質青文白、具一字形、篆隸八分楷行草、一筆一體、衆法妙備、予於是搏按嘆曰、嗚呼、文字果天形也、非人造也、今知其形之存于石者、已爲天造、

則其成於筆、亦不得爲天造也、物之旁薄布散、列於天地之間者、既已爲畫、則意之往來經營于天地之間者、不可爲不字也、點畫單省者、已得之、則雖繁縟者、不爲不可必獲也、天下品物、頑然無知、莫如於石、而既具斯形、况靈於石者乎、予於是始知我嘗所以畫爲藝中之高者、則非、而書之專爲用而可貴者、固無間也、夫聖人之道、人倫之大、古今治亂之跡、皆藉文字存傳、不磨滅焉、則其豈有可與比者乎、今人不知之、徒用此文字、寫放蕩漫浪之語、而終身不能作近道之言、使其有其無與、圖面同無所闕於天下、何邪、輪池翁邃于書學、故今以我所得於此石、爲記、且質之翁爾、

背旗記

東北諸州縣人、逕美濃入上國者、出木曾過大湫、始涉平野、顧瞻連山、其高相如、其形相似、無有特絕奇偉者、獨岐阜辭藜高傑、立

此記或以記  
行體識之、而

市野屋三右  
衛門特稱贊  
不措、以爲傑  
作云、

其間宛如正人君子、我冠博帶、以在衆小人中、道上一望、知其不  
爲凡山也、夫星露顯明、不待指導而人知之、如岐阜者、蓋鮮矣、織  
田氏盛時、徵工起役、聚木石、庀斧鑿、累日月、竭筋力、據天造之險、  
致人力之極、壯之以櫓樓、翼之以睥睨、固之以盤壁、圍之以隄渠、  
輝映炳煥、縹緲彷彿、幾如天上樓閣、精銳充滿、米粟支足、所謂金  
湯不如也、黃門秀信、據其遺構、藉其資給、雄視四海、無敢敵者、後  
當東西分爭、秀信屬西、七將勸兵、環而攻之、吉村助市諱宜充君、  
今我太夫南湖君祖也、懷背旗入城、敵保大門櫓、君誑曰、東兵入  
城、不遐塞後、敵信之、誤以君爲西兵、乃走下櫓、君從關之、出背旗  
廳、東兵且叫曰、我是福嶋左衛門太夫臣吉村助市、先登奪櫓、衆  
軍即進、城即陷、嗚呼壯哉、君以一身之眇、入不測之地、賭性命以  
成殊功、衆見其呼櫓上、爲天降地出、非人所能到、南湖君家世藏

此旗、以無紀傳爲飲典、使余序焉、余曰大矣哉、此旗所係、不特一  
人一家之故、當其時、天下判爲二、爭衡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  
岐阜則天下之中、必爭之地、七將者、世之強將、萬夫之望、東得其  
人、西得其地、以爲相當、所謂七將、福嶋氏也、池田氏也、兩加藤氏  
也、細川氏也、淺野氏也、藤堂氏也、先以此將攻此城、卜勝敗所在、  
而此城拔矣、尋東西大合、兵于關原、西兵一敗、凶賊乃殲、於是天  
下免於兵革、萬民蘇息、治平至今、由是觀之、東兵所取勝者、在七  
將拔城、七將所能拔者、在宜充君之先登、宜充君功烈赫々、在人  
之耳目者、以其揮旗萬衆、屬目也、今君子孫則見遺物以懷之、天  
下人見遺墟以懷之、焄熹悽愴、如見其人、見遺墟以懷者、以感其  
跡、長在天地、若又見此物、而併望其墟、則其感在他人、固將益深、  
况子孫乎、南湖君、今當路於我藩、朝夕出入政堂、與之去濃、累數

十驛、不可得、以一家之故、廢數月之政、則竟不能趣至其城、而以遂思慕之誠也、故余爲序、城墟形勢、宜充君勳、業之著、補南湖君所未視、以爲記爾、

廉塾記

爲國設教者、創造校舍、以待生徒、規制完全、百度備備也、居家爲教者、地接蓬蒿、居所陋約、事皆草略也、故學於校舍者、旣稟有給、官秩有待、典籍書史、叢集浩瀚、求索必供、而成材之功、乃微也、從塾堂者、親執賤役、苦學於困乏、而從游之徒、日衆也、侯國之建學、近世稍多、而成於國初者、稀矣、始予古者、基址已固、而起于近者、維持日淺、勞也、况鄉序里塾、所恃則人心尊尚耳、是以非師導得人、則難興而易廢也、備後管翁茶山、於其鄉神邊、開塾堂、教子弟者四十年矣、束修贈遺、不自納之、積以待焉、翁謂道者人道也、人

不可遺於道外、則學不可無也、我已爲子、不可以不孝、我已爲臣、不可以不忠、有妻孥僕妾、不可以不養、而御、理亂獄訟、不可以不聽、而斷、徒求之於心、不如讀之於書、讀之於書、則所以爲學也、凡事皆求于聖人、則道全、若決諸已、則殆矣、我欲率子弟與從事于此者也、是以苟有德藝者、至焉、餽之留之、爲子弟講習、當其倦怠、則從容談笑、養之詩賦、娛之筆札、力而不迫、切樂而不流蕩、成而不矜夸、翁之爲教如是、福山侯聞賜祿與金、翁復不自納之、積以待焉、乃謂古者神邊爲山、名氏治所、其時能出文學之士、化及他州、有石人、木屋、長宗來學、則我鄉固爲文學之鄉、豈行乎古而不與于今、與于今而不延于後乎、乃建白得可、飾陋侈狹、展拓基址、群居族處、切磋麗澤、其盛已倍于他日、爲斯道謀者遠、而庶幾志爲有酬乎、予昔者遊神邊、猶私塾也、今欲觀其盛、我已仕官、不能

往也、是以特記事之由與翁之志、欲後之承翁為師於此藝者、思其所以永傳不衰者、將何由而然也、文政辛巳暮秋、其時、紙鶴記、紙當、折、折方者、巧藝之名也、疊摺番紙、反復方圓、虛內實外、人物禽獸、隨手現出、富女闈娘、喜作此技、戲弄、先為鶴龜類、鶴尤易作為、然長頸輪羽、皆成一樣狀、未見極變化、桑名長圓寺僧魯縞、禪餘專心此技、變化百般、嘗世之所作、脚脛不存、形體不完、魯縞費工、夫中八年、金鶴始成、形相端嚴、且又以一紙作數千、極變化、駢頭連翅、頭脚相屬、或大帶水、女從夫、接連或至數千百、因以其類似命名、雙飛將雛、品字群翔、冲天俯啄、仰鳴之類、蓋出不究也、棘端之猿、以微顯各聲、縛草之人、以巧偷生機、今魯縞不用椎鑿刀斧麻繩、絢索、但以一指頭、恣此絕技、被世之奇特、我

公移對、新就桑名、凡道術小技、孝子義人、必褒表甄拔、予故為之作記、蓋亦竊必不負

游墨水記

環東都以春以櫻聞者、凡若干所、曰上野、曰殿山、曰飛鳥山、曰墨水、曰小金井、此其尤人之所知而欲遊也、而上野多單瓣、夙開早謝、則既已晚矣、小金井地遠、非步履健捷踰人、則不能到之、如子孱弱、不可庶幾、殿山在近、半日能可往且還、而若費一日之閑、則為損也、墨水飛鳥山、二者相兼可程、為無所枉、我之所謀、如此之周、而後斯遊決矣、雖然及發、則日稍晏、畢觀于墨水、則夕景已斜矣、是以所豫期者、一遂一背也、始遊欲與月堂共之、月堂即諾、欲與木圭抱甕共之、木圭抱甕亦諾、月堂又告之、筠軒抱甕報之、壽

山二人亦復諾，是以予之所約皆應，而所不約亦猶行也。都人士女雜選群聚，瞻奉梅兒冢，避之正福寺。水木清幽，僧侶愛客，其花觀之于堤，則塵囂擾人，望之于寺，則香芳清馥，是以望失于彼，而意得于是也。買船載酒，歸途向暮，賦詩揮筆，雖肴核已竭，壺中猶滿，是以其物一則不足，而一則有餘也。雖然游之所始求者，在櫻花，而得其時不違，其樹千百株，其日未開者，則既開而未全開，已曰既開者，則悉已皆開，而嘗無欲零者也。若舍今日而先之，必將恨其早，舍今日而後之，必將悔其晚，然則是日也，春中之一日，而我觀適得與之值，是故雖外是而有可恨者，我復何恨之，雖外是而有可觀者，我復何觀之，今唯喜觀忘恨，一於是也，則以作之記。

高鍋山記

予夙與青子旌兒養正，在小堀水西而待焉，決後之衣，飄飄婆娑，

如雲鶴之軒翥，逐我踵武者，希韓也，絳衣翠裳，履長濶步，如奔馬下坂者，君彝也，約者皆會，絕意顧望，中路山水非無小佳，擠退擺落，勾引不受，直進至眞子村，此爲高鍋山下，仰而望之，隕朝於天，山狀如覆鍋，蓋所以名也，相謂曰：絕頂可凌，在一鼓勇之力耳，解瓢酒，巡杯助氣，以入小徑，馬蹄人跡，隨行隨微，如掌中之紋也，欲升指頭而中消，山嘗經火，菅蒯皆燒，寸莖不存，君彝曰：攀山皆路，何尋一條路，子旌負長劍四尺許，大呼先登，養正亦善進，希韓常以健捷誇，果如其言，時谷風颯至，能吹健人，予之老頓，爲之扶掖，伏而不見，原野村里，斷續隱見，不一其事，因姑就所盡出者，以記游之所得，朝日白森，諸峰據我郡之上游，有挽群山而朝宗之勢，高鍋則秀出其邇，迤東走欲盡之地，以形勢論之，朝日白森，辟中城，高鍋如羅郭之起，一樓櫓，人事比之，朝日白森如聖人出世尊。

田、雄拔峻高、各據其所、皆可自以一名山、而孤崇獨秀、無總統御撫之意、推奉支持之助、我爲朝日白森、嘉得斯山、厚其表而邃其裡、深其德而壯其勢也、人在白河皆能望之、其地脉如不接、不知其美之如此、今躡絕頂而始見之、嗚呼物無有不相待而益其勢、永其道者、是不可以不知也、然由徑路之不存而觀之、則我嘆覺此道於此山者之少也、文政五年三月十五日、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題跋

書一賞三適後

凡適者我與物相得之謂也、鳥適於林、魚適於淵、一也、人之於物、豈得盡適乎、惟所適在于已、而後能得適于物也、若此三君、取適於雪、出游相合、筆其所適、爲詩若画、以此卷貽同好者、則觀而悅之、將如三君之於雪也、然則不識此卷更又可作幾人之適、

跋窮立掌覽

此卷白雲上人画河內之山水同遊諸子各題詩其後河內在白河城西二十里

世以上人之畫爲唐山之畫法、夫以唐山之畫法寫我邦之山水、能全其真、而生色勃々、實如

公題雙峰者也、蓋所謂和畫者、非和也、而唐山者、乃和邪、然彼唐



山之畫，犬類豬，圖蛇似細者，我何取焉，但唐山多名人，意匠比友可師，而我邦前世董々耳，是以有推唐山之論也，今此卷山水奇絕，雄特人，乃爲畫勝其真，諸子詩亦音節琅々，非足躡其地者，則不信其地，與詩畫皆能唐也，故余爲之證云爾。

書井松卿詩後

予家嘗當冬月，修屋撓敗，移礎砌，蟄蛇在焉，鱗枯甲乾，目瞑耳塞，一條朽索耳，把杖掀之，放于南軒下，日氣漸煦，蛇漸蘇，掉首搖尾，宛轉以逝，頃者連見松卿病後詩，始也伶俜窘步，益見益進，至如此詩，則氣格崢嶸，步趨自在，蓋似予家之蟄蛇，而將更化爲龍者，何待我杖之掀，文化六年十一月。

書畫帖跋

吾南湖大夫泛求書畫以爲帖子，多出於當時名人之手，宜乎大

夫愛玩之也，然拙醜如予，擲在其中，恐人或以爲工拙雜進，玉石同器乎，大夫欲收之廣者也，非擇之隘者也，大夫將種也，胸次磊落，駕馭衆材，以待其用者也，夫旣待用，無用亦爲有用之資也，如彼信陵君，稱爲翩翩佳公子，食客三千，豈皆人豪乎，故能成天下之大者，其所收不可不廣也，嗚呼，此帖雖小，亦可觀大夫之平素也，文化四年二月四日。

題鄉賢卷

大夫澤君謂予曰，我自幼出從朋友切磋之益，入奉慈母斷機之訓，幸得有今日，思此而不措，頃者集舊友之文字，軸以藏之，予閱之語，大夫曰，夫天下之言山者多也，至芙蓉則無復與爭其高，苟人其賢得，以比芙蓉則善矣，如夫足高箱根，觀之他處，足以當一各山，今唯不過培植其根址，增其崇高耳，今大夫學能致高遠，則

朋友皆陪其下，猶芙蓉之於足高箱根，是乃朋友之願也。大夫若不為芙蓉，而不自以為耻，則足高箱根中，豈無復陷為匡谷礪者乎？予常懼之，今乃為大夫書之。

題雙鶴圖

文化十一年十一月，公命作之。

歛冲天之翼，樂九臯之安，惟雄惟雌，和鳴有耦，飲啄徐友，或孤或群，羽中君子，厥壽亦仙。

題棕軒阿部公書岳陽樓記後

人喜讀岳陽樓記者，以有結尾之一段也。然如非范公而欲作此語，則必應不免理窟勃窣，類村野夫子矣。其平居抱負之大，流露文字，是以不甚遠人而為殊勝也。今觀阿公書，其超逸絕塵，亦恐有不在以筆而已。文化十一年仲冬。

書河合蘭花君詠蘭集句後

孔子在東門，鄭人見之，曰：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形容詳悉，各舉一體者如是，然就其全身而求之，非堯非禹，非子產皋陶，而乃孔子也。集句作當要似是，然體雖具，亦有為醜者，是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者，見者噴飯。蘭花君此作，固已無支離疏之陋也。人將曰：忘支體之所似，而直見孔子之威儀。

跋鳩巢先生真蹟後

我鄉川口靜齋，嘗置費於先生之門，文章經義，卓然成家。及今觀先生墨痕，則使恨我生百年之晚。文化十二年。

書琉球筆談後

為石冢次郎左衛門。

古人謂學為飛耳長目之術，言雖涉諧謔，於理不背也。予笑其止于耳目，且補之曰：馳口之道，學者平生以筆研為口舌，文字所到。

我口即至、故接面固可共語、絕地亦可共語、同軌固可共語、外國亦可共語、可謂學者有別舌也、予讀此卷、益長我喙、書此以還、文化九年、

松竹菊三卿詩卷跋

寬政中、我朝設科、以詩書取士、公與學之始、澤井冢之三子、童卯能讀書作文、以神秀聞、公愛其材、字之以松竹菊、蓋以比靖節愛三物也、公者顯諸侯、而陶則隱逸、其所好宜不同也、而愛其人、以比三物、必其當有所以也、予謂陶之隱逸者迹也、心豈然耶、身爲晉室忠臣、耻仕二姓、脫然逃冠紱耳、而三物發榮滋長、而能遂其性、使人欣然覽觀、中道而不遇傷折也、公之於三子、養成育材、忠于家國、欲佐其治耳、三子者、能體

意、培其根、茂其枝、豐其花、而收其實、則庶矣、友人月堂使作本圖、以題三子之詩於其上、蓋將樂見三子之成其業、以遂其美、語曰、君子成人之美、月堂有焉、豈謂以此供玩好之一品乎、文化五年、臘月初四日、

題書畫後

卷中名勝、多半余舊識、月堂來持此以示、展玩之間、於存者忘索居之久、於沒者抱邈矣之感、文化十三年小春、

題芋圖

君奇之嗜芋、屈到之芟也、不惟嗜其物、將圖之、不惟欲圖之、將詩之、聞限山有芋魁二十韻、請之、又求予詩、予得小詩應之、夫芋之爲物、蒔宿根以爲母、則連茹生子、母大子小、女者味美、大則味讓、今限山之詩、其體則母、其味則子也、予詩則反之、雖君奇之饜饒、

於予詩、則必不茹而吐之、文化戊寅如月、  
根存雨有養、葉敗風無聲、合浦還珠似、剛來乍滿簾、

題南湖詩歌碑

造湖擇勝命名、我

老公也、題詩及和歌、顯官聞士、而字皆親跡也、年號文政、星次庚辰、而時屬仲秋者、建碑之年月也、

川邊八幡古文書跋

足利氏之末葉、四海鼎沸、禮制紛亂矣、祠宇之草創、祠典之崇卑、舉以無傳、故雖儼然古祠、有棄而同之櫟社之陋者、嗚呼可歎也、石川女邊八幡、源伊豫守奉勅征清武衡、功成獻捷、營造此祠、蓋賽也、予得寫本二通於二本松成田伯温、而問川邊祠官、其家無有矣、予因謹繕寫、使藏祠中、祠官曰、古書甚多、今鮮存也、如他書

失、猶可、至此二書、當宜與祠宇並傳而終始也、文政二年己卯十一月冬至日、白河廣瀨典謹書、

片山生詩卷跋

君彛與諸友集於子彪家、設題賦詩、此卷所錄皆是也、一夜所得如是多、可以見其才溢漏、益出而益不窮也、以寄予於江戶、予在江戶、交道頗廣、備前之陶、近江之布、加賀之帛、仙臺之馬、佐渡之金、各國之士、稱其所在、矜誇不已、或向予曰、子鄉所出有何物、予曰、疆界不大、其產唯國中自用已、未有波及他國也、坐久語轉、談及文章、予出示此卷、諸友賞而不已、予自默思之、各國豈有作詩之如是乎、爲君彛夸我鄉之不爲寂莫也、文政四年五月、還此卷、書以爲跋、

松窩所藏詩卷

茶山翁天下當時以耆宿推之、逢迎讌會數多矣、若使之追想作詩、其才雖富、或有時將窮、盤水木圭爽軒柳齋、在都交接天下之士、若使之追想作詩、其筆雖健、或日亦不足、松鶴平生愛客、飲食屢待、若使其詩、面裱背裝飾、積累崇大、室不堪蓄之、而今皆爲之、而此卷成矣、夫客賢主傑、酒多看香、言譚爾雅、舊識新知、心解氣和、同然一辭、歌吟不斷、聲如發金石、其欲來也、清風如携、及去也、皎月爲送、如松窩之夜遊、雖諸子復安得遇幾回之多哉、是即所以有此作、而予賞同其遊、爲其報者、亦猶此意也、文政辛巳仲秋念二、

書月堂所饋月餅

月堂寄紙裹半錢許、大曰是唐山、今秋之所製月餅、商舶與贈、冠山老侯得之、辱頒賜、是以嘗海外萬里之物、於不出新成數旬之

婦恐婦

間、可謂奇也、因分予桂軒君、以同惠光之遠及、予藏有待焉、仲秋既望、月明如晝、客亦來賞、予因誇曰、有異味於此、固有與月緣故者也、我恐諸君餐之、仙去入月中、但自古天上無男婦、娥耳、不知又月中挑移、能容得此七八醉漢否、諧謔不已、取彼半錢大、判爲七八分、對月嘗之、皆曰或食其全、完者數枚、曾無此風味、嚙遠贈友愛之情、豈在其物之洪纖乎、文政辛巳、

題豐公小堀遠州吉川惟足書卷

此三人以風流清賞心地所存視之、有同無異、以功業官秩之跡論之、有顯有晦、有高有下、世之於豐公也、以顯者掩同者、故或不知翰墨之間、存韻致之如是、於二子則只知同者之卓絕、而不知晦者亦當有異于衆人之實、其唯未施之而已矣、若不然、則人尊尚之而無實、豈久不爲故紙乎、况有摹寫傳之乎、冷東里君摹裝

三紙爲卷，辱賜相見，因題此奉還。文政四年辛巳晚秋，十有六日，  
世之有志于史學及探索逸事於奧羽，茫夕屬不復可識。近世往  
來就古文書求之，則古文書多出，事實亦隨著，雖然有頭則無尾，  
有腹則無背，尺寸斷裂，未成全蛇。若有深遂好古，輯錄日多，湊合  
貫穿，足作史傳，則人必知此卷千金狐裘之爲一掖矣。文政壬午  
二月佛滅日，  
甲申之游，予自桑名歸，沿路山水，探索已竭矣。其適不可言，而猶  
有恨者二，何也？養老與富士也。富士可優得登而不登，其悔在我，  
而養老欲勉而探之，猶不得之者也。其恨在彼，我行從甲州步過  
富士之下，賜暇有餘日，吾友慊堂數躡其頂，今年聞亦已游，期文

章記其詳，我一登草率之所觀，必不如文章風流光景明白培買  
也。特以不登，而文於今莫得也。養老者，舟發川口，棹泝上流，竊然  
欲直至，梅雨經旬，濁浪換舟，不得以進，昏霧又塞前，難于問津，竟  
強絕望，東轉濟于佐夜，而更無文字寫景與投之恃，則養老之失，  
深於富士之恨，近得翠關君之信書，筒斗大，乃知其中有不尋常  
物，忙拆取出，有養老之游記，一讀之，恍如入其境，我室爲泝上之  
船，四壁生連峰，累嶂烟搖曳，神澄氣清，手舞口歌，他日之悵悵，快  
然得化爲怡悅，乃因寄書慊堂曰：予恨方專于富士，君亦果不欲  
解之乎？文政八年乙酉十月初三，肥亭廣瀨典識。

題藤樹翁致良知三大字後

世之擇師者，信於德，則自忽於道，夫德之能使忽其道，則非德之  
盛則不能也。今此遺墨，一故紙耳，人聞其爲藤樹之書，則不覺生

恭敬之心、乃使欲得若此人爲師而從之、幾忘非其沿洛閩諸先生之門流者也、

題金城仁說後

金城之仁說也、金城自爲說以教金城之家則可乎、不可成天下後世之教也、程子已以公解仁字、然則金城之說、乃知東轅而欲之秦矣、蒙齋書、

跋星文良甲子山水圖

每秋抄西山多爽氣、使人躍々然踵爲之跂矣、星文良寫其真景、筆端勃々、盜造化之機、置腕臂之下者乎、觀之、使欲發厨後而攘也、夫甲子之山水、素雄傑特異、而精筆圖之、歸以示都下之諸友、遇好事者、必懷而去矣、文良有此卷、不能久也、

書中秋詩稿後

社友集叔明家、尋舊盟也、因思去年此夜同會于仲貞、仲貞今旣已歸矣、乃欲賦詩寄之、而今會者凡十人、亦皆客也、不知明年復有爲所寄思之人者也、

跋月僊墨竹以贈松山大夫菅南臺

三河僧萬空、雅尙如儒者、以詩交於菅茶山、以文交於予、與以面交於月仙、今此墨竹也、面交之所得、而轉致之以贈於文交之予、松山之南臺君、見而喜之、君之於予亦詩交也、物可相通、我何爲惜之、萬空雖聞之、亦必不嗔其面之不竟藏于我、

題月瀨詩藁

伊勢頗庵韓珪之詩也

子還自魁春園、月池浴恩園中有此小園机上有此卷、其文與詩、皆得於淡而發於實、蓋以邃于梅者也、予廿五年前、在備中、菅茶山勸予同遊藝州三原、予割愛東歸、於今遭遇青春、思輒動焉、予於頗庵、其人雖

不相知、今讀其詩、聞月瀨之多、梅、我足跡嘗涉其近側、而不知之、從此後年併爲我二恨、文政四年二月望、

題古器物圖後

鍋田君好古之跡、於此卷可見也、模寫精細、足以奪真、世多自稱我能好古者、然不見其技倆之能如此、其唯不見其技倆、是以未可知好古之深淺何似也、文政五壬午如月望、

書部山石記後

諸子集于我亭觀此卷、翠軒翁書觀者姓氏、獨遺我、可謂數皆不入汗池也、而今我自題之、可謂小臣悉持龍髯也、

爲冠山老公題女公子遺墨

天下之文字、使感動于人而不禁者、莫如乎宜、不可能有之而稀、得有之者也、心之有誠、藹然施于情、則言語文字信足以感人哉、

長者可或能得之也、而無誠則不成也、幼者不可能得之也、而有誠者成之也、然則女公子有長人之道哉、幼而少者、愛之所最也、况幼而長者、情之所不勝也、昔者衛史魚死而後諫於君、直者之能爲者可爲也、女公子死而後感於父、雖孝者之能爲者、乃不可輒爲也、然則女公子實有大人之道也、故雖已歿、可敢不悲也、可以不惜哉、文政六癸未四月、

題仲遷所寄石川瀑圖奉呈翠關致仕大夫

傳云、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隨天地寒涼之異、物各有所宜焉、於君子所好書圖類、亦須有與時所宜也、予昨於某侯之所、觀風雪夜歸之圖、而忘炎曦之在簷外、今又觀此圖、乃覺午景俄歛、炎涼飈生、颼颼之聲、搖松柏之巔、勝於數服之清涼散、故今書中插以呈之、不知大夫披覽之時、亦能我得懶涼於此展閱否、



予自去年得中風疾、文思退縮、故人信友為予患之、屢有欲看予近作者、大夫辱知遇、蓋亦有此心、因錄呈遺之、題跋文字之小、品雖不足觀人之盛衰、然其文字、貴有風流韵致、亦實有足觀之者、文政九年五月、俗祭營神之日、蒙齋書之於八丁塋東溪、肥亭內、時車馬喧填、過窓外、窺之、為藤堂侯大學頭、藩與桑名隣、方以文學成士、興術之盛、可敬云、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論說贊傳雜著

高祖光武優劣論

臣典謹論、難易名也、優劣實也、難易可以與視其優劣、而優劣未可待難易決也、何也、古之所難、而今乃有易者、今之所難、而古乃有易者、事來於天地之間、而復無一定之迹、物逝於瞬息之頃、而不從已往之轍、故執名以招實、則名立而實差、持實以證名、則實直而名移、名也實也、孰能不拘筌蹄、而視天下之公是公非哉、世之論高祖光武者、輒曰、高祖者草創也、難矣、光武者恢復也、易矣、高祖之所當、項羽也、天下之英雄也、光武之所討、王莽也、天下之至怯也、秦失海宇、諸侯蜂起、民未知有劉氏、一旦視高祖、皆往歸

之、是高祖使之能歸也、非民之自歸也、新莽雖竊名號、天下尚願戴漢氏、觀司隸儀、有戚々焉者、是民之自依也、非光武使之能依也、是專執難易論優劣、優劣胡盡於此、予觀高祖之爲人、器宇寬曠、非待於勉強、能胸天下之至難、融然冰消、如無有也、光武之爲人、退默冲謙、推一心之誠、以置衆人之腹、謹事於始、而收功於後、然高祖之弊、在於粗拊自居、規矩之外、光武之患、雖務從寬弘、高祖皆取之於已而行之、光武見高祖之所不足、欲脩以賢之、故能全功臣、保其子孫、循々雅飭、數之得光武之善者常多、數之得高祖之材、天不復生其人、古今人君無有可與比並者、是豈非人之所可目而以數者、光武能優于高祖、而所不可目而以數者、高祖乃優于光武乎、雨中之日、非不明也、人不見其光也、雲表之山、非不認也、人不見其峻也、人唯視光武於所得見、而不知高祖於所

不知、是以其論有所梗而不辨、故予以爲二帝皆有優、而高祖之優、則優之尤優者也、曰、然則如使二帝同時逐鹿、則其必死高祖手乎、曰、未可知也、曰、優劣已決、何爲其不可知也、曰、夫時者天之所爲也、人亦天所生也、原同一氣、故天生其人、必使其材與時相宜、戰國餘俗、仁義拂地、曠蕩冥茫、非規矩之所施、非高祖寬洪、則孰能戴之、漢至武帝、稍向文學、風氣歛束、人好理義、非光武謹密、則人望難厲、故高祖之時而後能得天下、光武則光武之時而後能得天下矣、如使之易地、則兩失之、而使之同時、則相爲蔽之、曰、然則優劣之說無乃復混乎、曰、是言其勢而已、優劣已在時之表也、

### 高祖論

項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

日、吾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椽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諫止得免、

論曰、英雄豪傑之心事、磊々落落、常出乎凡人俗士億度之表、以立不世之大功、彼欲執已之繩墨而律之、其論槩大木良材、拙工削斲而小之者耳、何足盡其雄偉之度也、兼有功與德、而細大俱舉者、其唯聖人乎、如孟子所稱瞽叟侵罪、舜必負而逃之者、在聖人則固易然也、然其德溥博淵泉、必又爲天下所推尊、不喪其大寶、德輝之發于外者、自爲偉功茂烈、足以救天下之塗炭矣、聖人豈外於德而求有功者乎哉、彼爲高帝者、生嬴秦凶虐之世、禮樂拂地之時、而崛起草野間、一時英俊、喜立下風、致狗馬之用者、以其度量弘遠、駕御得宜也、然其始志天下、創自觀始皇之鹵簿、則終身事業、決之于大丈夫當如此之一語、其興兵非推愛民之心

出于不得已者、故其功即成於功者也、非根于德而然也、當太公在俎上、漢勢非不足亡楚、加兵進則斧斤將加、退則父子同縲繼矣、進固不可、退亦不可、使他人處此、則將顛倒失措、不知所爲也、而高帝智足以洞見其情狀、乃以爲彼惟以太公爲奇貨、求沽於我耳、使我甚欲之、將復增其價、其知不沽、則必斂待他日、豈千金之器、一旦爲不沽而碎棄之乎、故氣宇傲然、特出殘忍不順之言、卒以全太公命焉、王祥孟宗古之至孝者也、竭力苦心、以事其親、抱樹臥冰、凡所可得爲者、莫不爲矣、身命之不惜、視富貴固將不翅弊屣也、使之處騷亂之際、與龍顏重瞳之人、執旗鼓相周旋、則望風而敗、頃刻不得技、予故以爲高帝不可以王孟律之、蓋磊磊落落、志功業、能成其大者、高帝也、判德與功而論之、則無所復度也爾、

說類

銑字說

銑之爲器，出於近世，而字書收銑字久矣。命新造之器械，以久見之文字，不知其於訓詁，何所取而名之也。嘗多閱字書，以求其義，無得也。雖字典之博攬，但載盞也。斧穿也耳。後閱品字箋，曰：銑炮之小者，而不復詳說其意義。及檢其諧聲，有挽梳等字，因知銑之命於器，其義不在於銑，而乃起於挽也。蓋挽字注曰：挽挑也。又無端突出，謂之挽出。夫銑之爲物，當點火時，鉛子跳出，無有一息間，正合所謂挽出之意。又梳字注曰：梳木梳也。於是益知以木取梳出之義，則爲梳，以金取挽出之義，則爲銑。雖隨偏傍而變其形，義則不出于挽出之外也。近者或曰：畫家有銑筆字，而解以我挽出之義，習而熟之，則後素必入妙，亦足以徵我說哉。

任齋說

蓋詩書墳典，以發義之正大，諸子百家，以廣路徑之殊端。史籍載乘，以監治忽之得失，學者平居，孜孜汲汲，枕藉壓飢，雨簾夜燈，所以不知老之將至者，莫非窮理之事也。而孰不謂我能勤吾業乎，然其所以積之身而爲德行，施之國而爲事業，使之忻慕稱歎，能脫俗學之域者，今古能幾何人。是非讀書之難，行書之難也。非行書之難，不自任之過也。行之一身者已然，矧及之國者乎。士庶之賤已然，矧受英烈之餘，立廟堂之上者乎。吉村君女擇，奕葉爲藩大夫，其先有當天正慶長之際，四海兵爭之秋，膽略勇武，名聲振一世。君擇君幼而力學謹慎，無他好可奪，其所以窮理者日明，其所以自任者日重。予知其造詣不可量，然則君擇君能受家國之重，繼祖先之烈，而無負于衆望者，其於任乎得之，頃者問予齋名。

予乃答以任齋且作之說云、

翠關說

有名先在而實隨之者、有實先成而名歸之者、有名始有而實未  
生者、有實已失而名徒存者、名實相得吉也、名實相負凶也、東里  
君嘗在白川、號其室以知足、予以爲於義未安、以進其說、君容予  
言、乃舍舊求新、改以翠關、而其爲翠關之義、君未告之、而予亦不  
問之也、來桑名、訪其居、退而思之、予謂翠關之義二焉、其一在物、  
其一在字義、在物者見而知之、在字者不思則不得也、蓋君仍用  
其名而不自省之、與君交者亦恐未告以其義也、予得之而不告  
負君也、今其室在關關切南門者、關也、列松老蒼、枝幹蟠屈、底而  
廡者翠也、此其在物也、翠之爲言肆也、小人之肆者、放逸不拘、不  
知所檢束、君子之肆者、從容多暇、不切々于事物是也、關之爲言

還也、桑名者、君之祖先所家也、君今還其國、在其室、從容文藝、枕  
藉史書、游覽山川、自得放浪、此其義在字也、嗚呼、昔年名之子白  
川、而方今存義于桑名、是已非君之所命、而數之所使然、予今告  
之、君之聞之也、必將有恍然者、君若不更修其德、以習君子之肆  
契、合其名、則名不負君、而爲君負于名、予方去桑名而東歸、爲君  
書此說、留以告之云、文政七年六月、於桑名旅館紫氣樓書、

贊類

武侯贊

略包王霸、交全水魚、三代之後、君獨渠々、火德向燿、殘燼呵噓、出  
師二表、天地炳如、其德淡泊、其心安舒、雖率三軍、如在草廬、

獼猴捕虱圖贊

疾痛疴癢、厥視在人、必猶在身、寧爲似人之爾、莫成似爾之人、

傳類

孝婦傳

越人建碑于出雲崎，追旌孝婦也。寬保中，邑有孝婦，失名字，事姑至孝，竭力盡誠，觀者嗟嘆，官異之，賞賜銀兩。時大學頭林君信言著傳述，行事以勉眾，蓋因命以作之也。孝婦生海陬，純孝升聞，傳延四方，而今鄉人且罕知者也。里長近得其傳，讀之，驚曰：吾邑有此美，而官嘗旌之，如使其事亡，不唯沒婦之美，朝廷孝治之政莫傳，而下民獎勵之途將塞。前之所處，無有遺謀，則後之所承，當欲無墜失，是我吏人之責也。欲以鐫碑再表之，嗟呼崇哉！人之秉彝，不聞即已，聞即好德之心，惻然發露，不忍使其就堙沒，里長已操斯心以率之，邑人隨而應之，則

朝廷所以敦教化之原，明綱常之道，一行旌表，百年繼續，炳焉揭而不昏矣。而邑之群子弟，欲為善者，有所法，則豈得無興於善乎？况孝者人心所同欲，觀感之誠，有不能已者，今此建碑者，與見之者，若求之於己，則此心也。

錄田將監小傳

語曰：草間蛇，舉首數寸，修短可知。岡本茲質，晉州之功是也。茲質通稱將監，小字權之亟，仕加藤清正，朝鮮之役，諸將進兵爭圍晉州，城破，城將徐元禮奔伏竹林伺隙，茲質就擊取首級，方萬眾競進時，得其魁首，於是勇名雷轟，亘然也。而其餘偉功茂烈，無記以傳者，然當時口碑為萬夫之當，終身之雄武，可舉晉州一事以推知之。加藤氏見收封，茲質守城八代，亦撤兵去城，處分有方，聲譽傳播，諸侯爭欲臣，皆辭，變姓錄田，隱在泉州堺津，我

鎮國公聞之、特待以客禮、後遂爲臣、賜錄百五十石、蓋不欲多也、寬政中、將軍朝、京、鎮國公從行、茲質以步卒隊長騎而魁之、復姓岡本、因公命也、幾世孫繁見、作圖奉事、如生存、使予書小傳、叙其履歷、皆據家傳、無所增損、惜乎古書遺物、嘗罹災、今惟存沙羅一枚、小火鱸一口、藥師佛像一軀、已世傳稗史書朝鮮事、以茲質爲浮田氏臣、蓋誤也、

雜著

自答

典自少壯、於人事無一所解、獨知文辭可習、栗山柴先生恤我志、爲可教、每作文請正、輒曰、子其學文、則當自苦思、焦心以得之、不

可徒恃他人鉛槧也、此爲率直、彼爲冗長、是豈文章哉、宜更致思也、一筆塗抹、或連至數十行、如此者、每篇或四五次、或六七次、先生教我之篤、抑有由也、先生與我

老公相識、世之所知、老公以典厲先生、今之所以荷厚于先生者、則所以拜賜于我老公、典雖才謏、文拙、亦舍此而無所以報君與先達者也、向者先生沒、子敬兄弟寄書及先塋、記家世紀、聞曰、先人有遺命、墓表之托在子、世系履歷、略具以饋、取捨增損、以成先人之意、典哭其赴而諾其囑、旣而有疑焉、先生天下先達、門人故舊、名工宗匠、搢紳韋布、孰敢所求而弗應、雖遺托之數、非小生我輩所勝、我今欲辭而奈先生不在何、遂強據其二編、且雜以所嘗見聞而作之、而自病我詞之冗而不擇焉、二子曰、先人平生有所自許、不欲以事爲

之末而求世俗之名也。取其要而略其細可也。予乃取其可取，去其可去，以再成之，而自病我文之擇而不修焉。二子曰：猶未也。予乃仍其舊痛改之，又新作一篇，併以二篇贈之二子。若其一可取，則幸取之。二子又謂曰：新固不是，舊亦未可。見之某甲，某甲欲除其事，加某事，謀之某乙，某乙欲削某句，添某語，甲則先人之故人，乙則先人之高足也。聚訟紛拏，雖我不可適從。雖然，子其更勉之。予又復改之曰：何如。二子曰：某々猶有恨也。於是予大懼曰：若是乎，我文不可卒成也。前者既非，後者復非，卒又何所得。其是者乎。遂辭於二子，退而語人曰：我之於此文，力已竭盡矣。若地下而有知，先生必不以我爲負，而二子亦不以我爲怠。雖然，我自顧歎獨於君先達之報而不得終也。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碑銘碑陰墓表祭文

鹿嶋浮屠碑

鹿嶋祠西有浮屠一基，其創自結城氏，二十年前，崎陽僧玄壽住最勝寺，募緣四方，累尺寸以致多，修其朽壞，有餘金五十兩，致之府。今主僧瑞巖，武州人也，又承其志，致五十兩，百金之息，年得若干，於是修葺之費辨焉。圯傾之虞除焉。願二僧爲謀者，可謂周矣。結城宗廣帥勤王之兵，轉戰上國，躬斃中野，嫡親朝悲父死，爲營浮屠佛閣，以祈冥福。後起廢相繼也。至寬文中，歷歲三百年，遺址荒涼，鞠成茂草。及享保中，鵜沼平助者，奔走營求，得所謂九輪者，散落在他邦，改作復舊觀也。閱史宗廣臨沒，詞氣凜然，使人感憤。



親朝背之降敵、盡狗馬之用、何耶、我觀此浮屠而懷父子之間、知有懲勸後世之深者也、賀明啓與主僧謀、欲以勒碑、故予厲筆、然如佛者修理之意、則必別有在焉、欲訪者、則問諸其徒、

前田川瀧堰碑

陸奧國岩瀨郡瀧堰、創造自慶長乙巳、郡其時隸會津、蒲生秀行以國婿、封大財贖、給費不惜、苟可利民者、必為、村正根本、彌左衛門為請起役、興石斷流、開渠灌田、於是高枯瘠薄、化為膏腴、寬保以來、屬越後高田、高田城主、神原公、意急民痛、堰在瀧上、波浪奔駛、衝突劍利、數修數毀、修則民勞、毀則田枯、公乃使奉行某召遠藤猪野右衛門貴休、訪問治之、方貴休有成算、因陳而見可、除其徭役稅租、賞為鄉士、堰成、果鞏固、不易其素謀、堰長七百六十尺、

橫四十尺、高居橫十一、咸巨石鑿作、鑿渠數支、縱橫灌漑、三村雖有旱澇、莫知其患、三村謂前田川和田濱尾也、其始造也久矣、我不審其事、後修也近矣、其功既全、且我得聞之、貴休不自以為功、特為推斯舉、出侯家、每為小民稱其恩德、上為國竭力、下為農民使樹生業、既成、又不居其功、是寧不紀乎、其子捨五郎尙喬、碑書父績、予為是作銘曰、

維奧之廣莫、肥確錯而連、歐窶既耕耘、蠓螺未作田、大熊爰發源、橫中野、法々、挽流渠、口呀、斬石山、身穿膏澤、與地長、精誠于石堅、緣厥吏之良、寔原侯之賢、文化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致仕大夫三輪君碑陰

君諱元曉、姓三輪、父曰元直、母服部氏、其先遠州於保鄉人、本以長尾為姓、源氏別族、後改三輪氏、來事我藩、世與政、以為望族、

君幼失父，祿秩半減，勤力奉職，遂爲大夫，祿復千石，老猶勤勞。職事賜髹杖，許拄登。政堂蓋特恩也。小幡子之兵法，家世相傳，練熟，君能極精蘊，其徒推曰：龍圖軒闕道隱，旁多通技藝，後致仕，復舊姓長尾氏，號仙鼠翁，以國詩茶事自娛。本邦茶事之盛，五百年來爲甚，君通典故無遺，請益者常集于門，或越境而至，去年申酉秋得疾，起居不適，仍爲茶事，一日不休，莅終猶手匙，可謂好之深者也。退職後寵遇益加，屢侍宴飲，享和二年六月六日遂卒，年八十一歲，初妻與平氏，有六男二女，嫡子元成，今繼爲大夫。銘曰：君在政府，我未及知，君之告老，方觀其儀，清閑是嬾，宜政簡稀。

執政吉村君碑陰

君在政府，世稱有古人風。

公終始深任，身係國之輕重者廿餘年，恩例特賜，頒々相屬，及病，數間差劇，賜藥物，榮光周至，唯傷壽不長耳，君之爲賢，亦得之庭訓，父道確，君病死，乞暇歸，自武城道確喜且誠曰：汝受大任，宜致治報國，我生死非所問也，乃國詩以噉告，君奉其言，夤墻終身，君諱宜溫，字子恭，氏吉村，寬延三年某月某日生，文化元年二月十日卒，年五十五，清廉治己，恩惠待人，商賈入家，必以買價日，不忍相銜，質嗚呼，今稱一節以見其孚，人宜悵死而不已也，銘曰：政堂巍々，其人實多，蒼生惜君，其故維何。

常松元貫墓表

常松元貫，奧州岩瀨鏡沼人也，八世祖縫殿助義久，仕二階堂氏，方其敗也，奮戰致死，七世祖某，隱爲農，以至元貫。

公家升元貫為士其職猶為村長蓋道優于率農而行無慙于為士職所以用其能而爵所以褒異也東國民貧或不舉子元貫恤約父母予財以育之

公家是時百事維新首祛此醜繼及他政元貫與有力焉

公家視其治一村之有美而知旁隣之足及監十三村督息勸勉嚴而不苛寬而不慢儉勤修身慈仁待物國惜其死而喜其生元

衛下恐脫門

貫通稱次郎右衛老號義得以享保九年生行年八十有一而文化元年卒子孫今皆富而為士蓋又其餘德也文政二年閏四月廿七日

筆銘并序

都下筆工兵助事母善孝

官賞賜銀兩若干月堂贈其制筆竹所大夫大夫示之予女聞

敬恐孰

其侍疾買藥傾囊囊恐母知價貴而不多服用之告以賤價且夕進之今雖聞其一事至誠使人感之者深矣因作之銘曰形管有瑋敦不汝美惟孝之至世既口碑况以子筆記子行實興起人心百世無失

五靈硯銘

我老公珍藏此硯其蓋雕麟鳳龜龍并視為五靈以命之

四靈神異厥德煜々一靈頑率加名誰服維是長門山秀水奇厥石瑩然瓊瑤是似眼齊端溪質與滄欺小人藏弄未見其祥君子用磨墨色雲翔言辭一發典謨誥訓此道賴傳仁義精蘊

文政四年五月

感忠銘

鬱然深秀在我白河東者結城氏墟也我望之而有所感焉元弘建武間士氣衰茶天下擾々視利避就宗廣親光忠烈凜々憤發

唱義欲率天下而與之不幸弗克以殞身然猶東州士民知戴南朝之天者亦其力也一時忠烈楠公之外無能稱焉而今吾民鮮知其爲州人奚以與于餘風內山重濃家於墟下捐財爲予勒銘表而出之

公嘉斯舉題賜三大字以刻上方嗚呼二子之忠魂數世後得此偉標焉其必含笑於地下吾輩亦與有榮也銘曰峭乎此山維石纒々溪風肅然劍佩夜還踪蹟不判輝映千年民莫自棄國能生賢

鐘銘并序

本府西門擊鐘狗辰今年有災鐘敗矣考其銘元文四年鑄今河越侯在封之時也其距今六十六歲吾白河爲侯國已久矣必其初既有鐘鼓以狗辰而今不可知也文化元年十二月

公家今有繼鑄之舉臣典謹作之銘々曰洪聲時々庶民孜孜撞月叩雲莫或參差形質玉成流韻春容爰依舊政鑄此新鐘

祭栗山先生文

文化五年十二月十有七日後生廣瀨典以時饌祭故栗山柴先生曰嗚呼先生爲一世之儒宗應霸府之厚聘預天下之學政者蓋二十年也先生之未出物服之餘喘實繁有徒以恣腥膻其所學不過於訓詁之間而所脩卒歸於悔聖人之言先生於彼徒何特抱讎怨其有退擯之舉者爲護此文耳標顯正學欲後生據之知讀書者皆得進善之門然又自唱隗始之義泛求四方引宿儒而相薦故異撰之侶謗議百端疾視先生而耽々然凡物久而誠見衆人稍々知先生之施爲公且醇自今觀之一時謗譴之熾猶

自唱恐換位

動山之蚊也、先生特持剛直之性、數向政府以建言、助國是而  
 持公論、退恐世人知之、美名歸其身、苟有所草案、必裂碎以自焚、  
 雖進益之多、今不可盡聞、是乃所以稱歎先生之賢也、如夫以  
 文章精美、筆札燦爛、而推重之、何知先生之真者乎、予受先生之  
 知者久矣、實有卵而翼之恩、雖深恨不能升其堂、而喜幸得侍講  
 經之末筵、欲以益發揚先生耿光、而久忘吾之非其人、徒進食饌  
 之菲薄、以歎先生之不長存也、嗚呼哀哉、尙饗、  
 蘇轍集卷之六 蘇轍集卷之六 蘇轍集卷之六

